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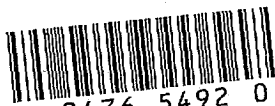
猫苑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貓

苑



3 0476 5492 0

CA

序一

永嘉黃君鶴樓所纂貓苑成。出以示余。余見其蒐輯今古寰瀛異域史志簡冊。及雅俗時論。博採兼收。孳孳焉若日不足。甚至摘取余詩中斷句以附益之。因歎曰。君之用心苦矣。君以東甌詩人。薄遊江右。入粵罕有知者。常就吾邑潘少城明府之聘。課其公子。余爲吾邑殘明殉節林丹九先生作傳。君見之。爲致其鄉舉年代出處。寫書與余次子璿元。以質所疑。璿元緘書至潮。余詫曰。是博雅君子也。因亟言於吳雲帆太守。太守亦雅重之。延至郡齋主書記。方璿元緘書至潮。適鍾君慶瑞卸鎮平營都司事回黃岡。鍾君倜儻志節士也。權吾邑戎政。號令嚴明。禁暴止姦。邑人甚德之。與君善。爲余言君言動形狀如繪。鍾君後殉羅鏡之難。余聞之。與君相對歔歔。夫今日之戎政。不可問矣。貪如狼。狠如羊。鰲不用命。其臨陣也縮如蝟。其敗走也竄如蛇。安得如君所云。有猛者命之爲將。有德者予之以官。不至如鬼而憎之。妖而怯之。精而畏之。而獨異焉者。余因君

摘取余詩語爲憶辛丑漫成作。奴慵狗敢耽高臥。鼠恣貓應愧素餐。壬子人日作七種菜供人日饌。千倉粟向鼠年輸。與君纂貓苑之意將毋同。併序以質之。咸豐二年歲在癸丑花朝前五日鎮平宗弟釗作於潮州菘韭舍并書。

序二

聖人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徒務於博雅也。蓋以物雖微。其功用著於世。則不以物而忽之。此爾雅蟲魚一疏之所以傳也。禮郊特牲一篇曰。迎貓。夫貓曰迎。非重貓也。重其食田鼠也。陸佃曰。鼠害苗。貓捕鼠。故字從苗。然則貓之功。非大有益於人者耶。吾友黃君鶴樓。博雅君子也。多讀書。留心典故。雖自以不獲用世。展志爲憾。而其濟人利物之念。時時不忘。性好山水。壯歲卽橐筆走四方。無事則從事於鉛槧。無間寒暑。蓋樂此不疲也。嘗著甌乘補一書。雖裨官野史之流。而援古證今。補前人所未備。足爲採風之一助。以其所存者大耳。今夏以所新纂貓苑寄示。蓋博探古今貓事而成。其書分種類。形相。毛色。靈異。名物。故事。品藻。爲七條。分縷析。鉅細兼載。噫。何其博也。雖云所纂爲小品。而獨能標新立異。宜乎裘子鶴參軍見其書。稱爲妙趣橫生。無義不備。其傳必矣。貓於經書不多見。詩稱有貓。有虎亦僅爾。間或散見於子史。而亦未有專書。豈以其微

而置之耶。然則君之此書。足以補前人之缺漏。而使後之人知貓之有功於世。非特爲博雅之助也。而君之存心利物。不以小而見其大耶。爰書數語以歸之時。

咸豐二年壬子季秋月同里孟仙弟張應庚書於連平官廨

自序

夫貓之生也。同一獸也。繫人事而結世緣。視他獸有獨異者。何歟。蓋古有迎其神者。以有靈也。呼爲仙者。以有清修也。蓄之於佛者。以有覺慧也。或以其猛。則命之曰將。或以其德。則予之以官。或以其有威制。則推之爲王。凡此皆貓之異數也。他或鬼而憎之。妖而怯之。精而異之。抑亦貓之靈異不羣。有以招致之。然而妖由人興。於貓乎何尤。且有呼之爲姑。呼之爲兄。呼之爲奴。又皆憐之喜之至也。若夫姐己之稱。不更以其柔媚而可愛乎。至於公之婆之兒之。此又世俗所常稱。更不足爲貓異。獨異其稟性乖覺。氣機靈捷。治鼠之餘。非屋角高鳴。卽花陰閒臥。銜蟬撲蝶。幽戲堪娛。哺子狎羣。天機自適。且於世無重墜之累。於事無牽率之誤。於物殖有守護之益。於家人有依戀不捨之情。功顯趣深。安得不令人愛之重之耶。以故穿柳裹鹽。聘迎不苟。銅鈴金鎖。雅飾可觀。食有鮮魚。眠有暖毯。士夫示紗幘之寵。閨人有懷袖之憐。而其享受所加。較之羣獸爲何如。

耶。然則貓之繫結人事世緣。若有至親切。而不可離釋者。方有若斯之嘉遇。此貓之所以視羣獸有獨異焉者。嗚呼。血肉之微。亦陰陽偏勝之氣所鍾。宜乎補裨物用。締契名賢。貽光毛族多矣。庸非貓之榮幸乎哉。人莫不有好我獨愛吾貓。蓋愛其有神之靈也。有仙之清修也。有佛之覺慧也。蓋愛其有將之猛也。有官之德也。有王之威制也。日愛其無鬼無妖無精之可憎。可怯。可畏之實。而有爲鬼爲妖爲精之虛名也。且愛其有姑有兄有奴有姐已之可憐。可喜。可媚之名。而無爲姑爲兄爲奴爲姐已之實相也。抑又愛其能爲公爲婆爲兒之名實相副也。此余貓苑之所由作也。歲咸豐壬子長至日。甌濱逸客黃漢自序。

凡例

一 貓事本無專書古今典故僅散見於羣籍今仿昔人虎蒼蟹譜暨蟋蟀經之例廣用蒐羅輯成茲集無論事之鉅細雅俗凡有關於貓者皆一一錄之以裕見聞

一 茲輯無異爲貓作全傳頭緒紛繁叙次最易紊亂今分門爲七曰種類曰形相曰毛色曰靈異曰名物曰故事曰品藻凡所收典故詩文各以類從閱者易於醒目

一 各門中貓事大抵出於經史子集及彙書說部若或有所引證辨論皆另列按語於本條之左

一 貓事凡載羣籍者皆頂格直書於本條下註明見某書其本無書所載而出於前輩筆記故舊傳聞人雖作古其所遺或小簡或尺牘或片識並各於本條下註明見有來歷亦頂格直書

一 凡現今交遊諸公有所論列並另有詩文集可採者皆隨其事於各門中
低二格書之示有區別

一 諸交遊因予有茲纂或代徵故實或代借書籍大有襄助之益至爲釐訂
而鑒定採輯而商榷尤足起予固陋厥功皆不可泯如潮州太守錢唐吳
公雲帆(均)翰林待詔鎮平黃公香鐵(釗)連平刺史同里張公孟仙(應庚)
廣東藩參軍新建裘君子鶴(楨)知巖山陰胡君笛灣(秉鈞)番禺孝廉丁君仲文(杰)
上舍朱君竹阿(元)撰名銘暨桐城姚翁百徵(齡慶)山陰陶翁蓉軒(汝鎮)
毗陵張君槐亭(集)錫山華君潤庭(滋德)壽州余君藍卿(士鏜)
及陶文伯(炳文)也文伯爲蓉軒翁哲嗣英年好學博涉羣書於予是輯尤爲多助
若夫江浦巡尹同里陳君寅東(杲)則專任校勘者也此外凡說一事獻一義則其姓氏亦不可遺已於各門本條上冠列苔岑夙契同俾有徵

一是編引用書目繁雜茲不另爲標列惟兩窗雜錄係王碧泉先生所纂先生名朝清字宸哲永嘉人耆年碩德爲粉榆引重其書紀載事物有裨考鏡余於進士鄭星舟明府署中見之今得採列諸條尙係昔日抄存者爲故老留手澤於什一未始非斯文之幸

一古今書籍何限人世事物無窮凡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殆亦非少罣漏貽譏知所難免更俟博雅君子與夫同志者續之焉可

一全書剗闕將竣續有所獲故事不能按門增入擬列之補遺附於卷末免有遺珠之憾仍俟積有卷帙再行付梓

一是輯因作客餘閒採錄以成兩閱暑寒不過以餽釘爲事深愧瑣瑣筆札無裨世用然而結習所在樂此不疲昔人云聊用著書情遣此他鄉日夫固非予之本志也識者諒之

黃漢識

貓

苑

●

凡例

四

貓苑卷上

永嘉黃

漢鶴樓輯

●種類

夫獸類其繁乎。貓固獸中之一類也。然其種之雜出。又甚不同。以之尚論。必因厥類而推暨其種。非特資辨證。則亦多識夫鳥獸之名之鼠害苗而貓捕之。故字從苗。(埤雅)

貓有苗茅二音。其名自呼。(本草綱目)

貓、豸狸之屬也。(博雅)

貓本狸屬。故名狸奴。(韻府)

漢按說文。貓狸屬。豸狸。廣雅作貔狸。

貓之爲獸。其性屬火。故善升喜戲。畏雨惡濕。又善驚。皆火義也。與虎同屬於寅。或謂貓屬丁火。故尤靈於夜。(物性纂異)

吳雲帆太守曰。六壬大全載百虎畫主虎豹。夜主貓狸。騰蛇天空。則主貓狸。



之怪。又占脫物。看類神。木植棹橙蓆。貓現寅。見大六壬尋源。漢按。貓虎氣類頗同。詩云。有貓有虎。故連類及之。或說類書載。虎屬寅。得丙。貓屬卯。得丁。故虎稟純陽之氣。而貓則陰陽兼有也。於義亦通。

漢又按。古者貓狸並稱。韓非子將狸致鼠。將冰致蠅。必不可得。又使鷄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莊子羊溝之鷄。以狸膏塗頭。故鬪勝人。注。鷄畏狸膏。又說苑。使騏驎捕鼠。不如百錢之狸。又鹽鐵論。鼠窮齧狸。凡此皆是也。抱朴子寅日山中稱。令長者狸也。是貓爲狸類。與虎同屬於寅。諸義悉合。

家貓爲貓。野貓爲狸。狸亦有數種。大小似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圓頭大尾者爲貓。狸。善竊鷄鳴。(正字通)

漢按。俗謂闊口者爲貓。尖嘴者爲貓狸。

一種靈貓。生南海山谷。壯如狸。自爲牝牡。陰香如麝。(本草綱目)

黃香鐵待詔釗曰。靈貓。見肇慶志。卽山海經所謂類也。自爲牝牡。又名不求。

人狀如貓而力甚猛。其性殊野。夏森圃觀察攝肇慶府篆時。市得其一。以山海經有食之不妬之說。命庖人烹之。以進其夫人。不欲食。乃送書房佐餐。余時課其公子讀。食之。其味似貓肉。

一種香貓。如狸。出大理府。文如金錢豹。此卽楚辭所謂文狸。王逸稱爲神狸。（丹鉛錄）

星禽眞形圖。心月狐。有牝牡兩體。其神狸乎。（本草集解）

香狸有四外腎。其能自爲牝牡。（西陽雜俎）

漢按楚辭之神狸。與星禽圖之神狸。名實似乎不同。蓋一指獸言。一指星精言。其自爲牝牡之說。則與本草所謂靈貓。山海經所謂類者。皆一物也。至於黑契丹。亦產香狸。文似土豹。糞溺皆香如麝。見劉郁西域記。此則與陸氏八紘譯史所載。阨入多國之山狸。其形似麝。臍有肉囊。香滿其中者。似又非類中之同類爾。惟皆稱狸。不稱貓。而丹鉛錄乃云。香貓卽神狸。其必有所據也。

一種玉面狸。人捕畜之。鼠皆貼伏不敢出。（廣雅）

漢按。閩記。牛尾狸。一名玉面狸。亦善捕鼠。而張孟仙刺史應庚曰。神狸。玉面狸。皆言狸而實非貓也。雖有野貓爲狸之稱。但野貓形近於貓。不過家與野之分耳。狸則長身似犬。大有不同。蓋狐之屬。

漢按。狸與貓。古稱不一。但能捕鼠。卽貓之屬也。如淮南子云。狐目狸腦。鼠去其穴。又文選註。引蒼頡篇。狻似貓搏鼠。出河西。廣雅曰。獫狫也。今余友朱元譔先生所纂學選質疑。以謂狫乃狸屬。非獫狫之狫。此從豸。彼從犬。據此數說。則獸能捕鼠者。非獨貓也。況心月狐一說。是貓與狸皆狐之屬。故並能祛鼠。古人貓狸並稱。當必以此。或云。貓雖靈物。獨不列於二十八宿。是誠未見星禽真形圖耳。考管窺輯要。二十八宿打陣破禽法云。女士蝠值日。是鼠精戰鬪。則用青衣青旂並罩網。及貓兒打入他陣可破。此蓋以狐之類神。制鼠之化。忝也。然則貓何嘗不列於二十八宿耶。要之貓也。狸也。玉面狸也。種雖

不同。而其類無不同也。

一種名蒙貴。類貓而大。高足而結尾。捕鼠捷於貓。（海語）

漢按。廣東通志作獾。有黑白黃狸四色。產暹羅者最良。安南亦產蒙貴。見八紘譯史。考爾雅作蒙頌。獾狀。郭註狀如蝟而小。紫黑色。九真日南出之。而集韻乃云。獾卽蒙貴也。紫黑色捷於捕鼠。李雨村粵東筆記云。海語以舩估。挾至廣。常貓見而避之。豪家每以千金易一。今粵人所稱洋貓。大抵卽獾也。然而虞虹升徹以蒙貴非貓。今稱貓爲蒙貴者誤。見天香樓偶得。黃香鐵待詔云。陵水志載。有海鼠重百斤。然猶畏貓。遇獾。齧其目而斃。漢又按。乙苟滿國。其鼠大如貓。見八紘譯史。

一種獾貓。蓋似虎而淺毛者。爾雅稱爲虎竊毛。

漢按。魏韻會作虺。音棧。玉篇云。貓也。考爾雅。狡斃如獾。貓食虎豹。一種海狸。產登州島上。貓頭而魚尾。（登州府志）

漢前在山東見一貓。頭扁而尾歧。蓋方琦廣文云。此產皮島中。名島貓。或呼礮貓。其狀極似登州海狸也。

一種三足貓。人家得此主富樂。故云貓公三足。主翁富樂（相畜餘編）

山陰諸緝山熙曰。電白縣水東鎮浙人楊姓。畜一貓而三足。後一足短軟。不具其形。其眼一黃一白。俗呼日月眼。甚瘦小。聲亦細。鼠聞聲輒避。見狗即登其背。齧其耳。狗亦畏之。

一種野貓花貓。宋安陸州嘗以充貢。李時珍謂即虎狸九節狸。（本草綱目）

漢按格物論。九節狸。金眼長尾。黑質白章。尾文九節。本草集解謂似虎狸。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爲九節狸。第此既有野貓花貓之稱。自是貓屬。則與閩記所稱牛尾狸。亦名玉面狸者同。能祛鼠。似不得概指爲狐狸也。

又考李雨村粵東筆記。南越貓狸。文多錦錢。此與虎狸之尾錢文相間者差同。

胡笳灣知巒秉鈞云。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爲牛尾狸。亦曰玉面狸。專上樹木。食百菓。冬月極肥。人多糟爲珍品。大能醒酒。梅堯臣宣州詩。沙水馬蹄驚。雪天牛尾狸。漢按。梁紹壬秋雨庵隨筆云。蒸玉面狸以蜜。使不走膏。

又云。楊萬里偶生得牛尾狸。獻諸丞相益公。侑以長句云。山童相傳皂衣郎。字曰季狸。氏奇章。又詩云。狐公韻勝冰玉肌。字則未聞號季狸。

又云。蘇子瞻牛尾狸詩。首如狸。尾如牛。攀條捷嶮如狝猴。橘柚爲漿粟爲餼。一種四耳貓。出四川簡州。神於捕鼠。本州歲以充方物。(西川通志)

張孟仙刺史云。四耳者。耳中有耳也。州官每歲以之貢送寅僚。所費貓價不少。

華潤庭云。昔李松雲中丞之女公子愛貓。中丞守成都時。簡州嘗選佳貓數十頭。並製小牀榻。及繡錦帷帳以獻。孫平叔制軍有女孫亦愛貓。督閩浙時。臺灣守令所獻亦多美貓。(潤庭名滋德錫山人)

裘子鶴參軍植云。以牀榻繡錦帷帳處。貓此古今創格。張大夫之綠紗幮。不得專美於前矣。

漢按。貓有綠紗幮。幸矣。不意後世復有繡錦帷褥之享也。第貓多畏寒。冬日余嘗製綿襪衣之。免使煨竈投牀。不猶愈於紗幮錦褥者耶。

一種獅貓形如獅子（老學菴筆記）

張孟仙曰。獅貓產西洋諸國。毛長身大。不善捕鼠。一種如兔。眼紅耳長。尾短如刷。身高體肥。雖馴而笨。近粵中有一種無尾貓。亦來外洋。最善捕鼠。他處絕少見之。可謂絕品。不得概以洋貓而薄之也。

張心田炯云。獅貓眼有一金一銀者。余外祖胡公光林守鎮江。嘗畜雌雄一對。眼色皆同。余少住署中。親見之。漢按。金銀眼又名陰陽眼。

漢按。獅貓歷朝宮禁。卿相家多畜之。咸豐元年五月。太監白三喜使姪白大進宮取獅貓。另因他事。釀案奏辦。見邸報。

一種飛貓。印第亞。其貓有肉翅。能飛。（坤輿外記）

漢按。李元蠕。範亦載此。惟不指明西洋何國。考八紘譯史。并彙雅。天竺國。及五印度。貓皆有肉翅。能飛。其卽此歟。

一種紫貓。產西北口。視常貓爲大。毛亦較長。而色紫。土人以其皮爲裘。貨於國中。（玉朝青雨窗雜錄）

漢按。今京師戲稱紫貓爲翰林貂。蓋翰林例穿貂。無力致者。皆代以紫貓。故有是稱。頗雅馴也。

一種歧尾貓。產南澳。其尾捲。形若如意頭。呼爲麒麟尾。亦呼如意尾。捕鼠極猛。海陽陸章民（盛文）云。南澳地如虎形。產貓敏捷。惟忌見海水。謂能變性。攜帶內渡者。必藏閉船艙。方免此患。

山陰丁南園（士莪）云。海陽縣豐裕倉。有貓。麒麟尾。善於治鼠。一倉賴焉。潮陽縣文照堂自蓮師。有小貓一隻。尾梢屈如麒麟尾。純黑色。惟喉間一點。

白毛如豆。腹下一片白毛如小鏡。雖相貓經未有載名。可稱喉珠腹鏡也。
(漢自記)

山陰孫赤文(定蕙)云。山陰西灣人家。有一白貓。尾分九梢。梢有肉樁。皆極細。而各梢之毛。穆穆然如獅子尾。人呼爲九尾貓。

毛犀。卽豕也。善知吉凶。人呼爲貓猪。交廣人謂之猪神。(丹鉛錄)

黃香鐵待詔云。崖州有一種貓蛇。其聲如貓。見瓊州志。

胡笛灣知鰲云。仙蜂出休與山。形如貓。愛花香。聞有異香。雖遠必至。食而後返。見女紅餘志。

漢按。山海經有獸如狸。白首。曰天狗。食蛇。其音如貓。又忽魯謨斯國奇獸。名草上飛。大如貓。而玳瑁斑。百獸見之皆伏。尤悔菴外國竹枝詞。玳瑁斑斑草上飛。見龍威祕書。

又亞毗心域國物產。有亞爾加里亞。其獸如貓。尾後流汁。黑人阱於籠中。以

刀削其乾汁。以爲奇香。又亞魯小國有飛虎。大不過如貓。有肉翅。飛不能遠。並見八紘譯史。

又蝻蛇聲甚怪。似貓非貓。又有鳥貓。首似鷓鴣。鳴曰深掘深掘。並見赤雅。以上皆非貓。而有貓之形聲名狀者。其於貓誠爲非類而類也。故附茲篇末。以備異覽。

●形相

何物無形。何物無相。形相既具。優劣從分。况貓之優劣繫於形相間者。尤擊。故因言種類而繼及之。取材者可從而類推焉。輯形相。

貓之相。有十二要。皆出相貓經。茲備錄之。

頭面貴圓。經云。面長鷄種絕。

耳貴小貴薄。經云。耳薄毛氈不畏寒。又云。耳小頭圓尾又尖。胸膛無旋值千錢。漢按李元蠕範云。貓性畏寒。而不畏暑。花鏡云。貓初生者。以硫黃納猪腸內。

糞熱拌飯與飼。冬不畏寒。亦不戀竈。

眼貴金銀色。忌黑痕入眼。忌淚濕。經云。金眼夜明燈。又云。眼常帶淚惹災星。又云。烏龍入眼。懶如蛇。

漢按。神相全編。人相得貓眼。主近貴隱富。又按。烏龍入眼之貓。未必皆懶。余嘗畜之。勤捷彌甚。惟患遭凶。蓋惡紋犯忌故耳。

鼻貴平直。宜乾。忌鉤及高聳。經云。面長鼻梁鉤。鷄鳴一網收。又云。鼻梁高聳斷雞種。一畫橫生回上凶。頭尾欹斜兼嘴禿。謂無鬚。食鷄食鴨捲如風。

鬚貴硬。不宜黑白兼色。經云。鬚勁虎威多。又云。貓兒黑白鬚。屙屎滿神爐。腰貴短。經云。腰長會過家。

後腳貴高。經云。尾小後腳高。金褐最威豪。

爪貴藏。又貴油爪。經云。爪露能翻瓦。又云。油爪滑生光。

陶文伯（炳文）云。貓行地有爪痕者。名油爪。此爲上品。

尾貴長細尖。尾節貴短。又貴常擺。經云。尾長節短多伶俐。又云。尾大懶如蛇。又云。坐立尾常擺。雖睡鼠亦亡。

漢按。貓以尾掉風。截而短之。則不能掉矣。威狀大損。今越人養貓。故截短其尾。殊失本真。

遂安余文竹曰。續博物志云。虎渡河。豎尾爲帆。則貓之以尾掉風一語。亦自有本。

聲貴。嗷。夫。嗷。猛之謂也。經云。眼帶金光。身要短。面要虎威。聲要嗷。

漢按。諺云。好貓不做聲。非謂無聲。若一做聲。則猛烈異常。甚有使鼠聞聲驚墮者。此嗷之足貴也。

貓口貴有坎。九坎爲上。七坎次之。經云。上齧生九坎。週年斷鼠聲。七坎捉三季。坎少養不成。（並見揮塵新談山堂肆攷）

桐城姚百徵先生（齡慶）云。貓坎分陰陽。雄貓則九七五。奇數也。九爲上。七

次之。五爲下。雌貓則八六四。偶數也。八爲上。六次之。四爲下。但四坎者絕少。故雌者每佳。而雄者多劣。皆五坎也。此說發前人所未言。蓋從格致中來者。足以補相貓經之闕。

睡要蟠而圓。藏頭而掉尾。經云。身屈神固。一槍自護。

漢按。貓相具此十二要之外。又有所謂五長。名蛇相貓。亦良。蓋頭尾身足耳無一不長。若五者俱短。名五禿。能鎮三五家。見相貓經。

王珣亭少尹（寶琛）初尉平遠時。寓中多鼠。於民家索得一貓。捕之。鼠患一靖。貓甚靈馴。戀舊。雖養於公寓。時返故主。旋遷住衙署。仍不忘原寓。及故主之家。常復遍歷。蓋三處往來。鼠耗皆絕。所謂佳貓之能鎮三五家者。洵不誣已。

又按。粵人驗貓法。惟提耳而四腳與尾隨。卽縮上者爲優。否則庸劣。湘潭張博齋（以文）謂擲貓於牆壁。貓之四爪能堅握牆壁而不脫者。爲最上品之

貓此又一驗法也。

●毛色

貓之有毛色。猶人之有榮華。悅澤者翹舉。憔悴者委靡。此固定理。然而美惡歧而貴賤判。否泰亦於是寓焉。夫有形相。斯有毛色。二者固相爲表裏也。輯毛色。

貓之毛色。以純黃爲上。純白次之。純黑又次之。其純狸色。亦有佳者。皆貴乎色之純也。駁色。以烏雲蓋雪爲上。玳瑁斑次之。若狸而駁。斯爲下矣。(相貓經)

漢按。純黃爲金絲。宜母貓。純黑爲鐵色。宜公貓。然黃者多牡。黑者多牝。故粵人云。金絲難得母。鐵色難得公。

凡純色。無論黃白黑。皆名四時好。(相貓經)

姚百徵云。家伯山(東之)宰揭陽。日於番舶購得一貓。潔白如雪。毛長寸許。粵人稱爲孝貓。蓄之不祥。後伯山升同知。及知府。此貓俱在。無所謂不祥也。

漢按。孝貓二字甚新。純白貓。甌人呼爲雪貓。

金絲褐色者尤佳。故云。金絲褐色最威豪。(相貓經)

漢按。褐黃黑相兼。色褐而帶金絲者。名金絲褐。誠所罕見。

楚州射陽貓。有褐花色者。靈武貓。有紅叱撥色。及青驄色者。(西陽雜俎)

一種三色貓。蓋兼黃白黑。又名玳瑁斑。(相貓經)

烏雲蓋雪。必身背黑。而肚腿蹄爪皆白者。方是。若僅止四蹄白者。又踏雪尋梅。

其純黃白爪者同。(相貓經)

純白而尾獨黑者。名雪裏拖槍。最吉。故云。黑尾之貓。通身白。人家畜之。產豪傑。

通身黑。而尾尖一點白者。名垂珠。(相貓經)

純白而尾獨純黑。額上一團黑色。此名掛印拖槍。又名印星貓。人家得此主貴。

故云。白額過腰。通到尾。正中一點是圓星。(相貓經)

鉅鹿令黃公(虎巖)有印星貓一對。常令人喜悅。惟不善捕鼠。然有此貓。則

署中鼠耗肅清。官事亦順吉。是卽貴之驗。（虎巖名炳鎮平人道光間由副榜通籍）

陶文伯云。余家畜一白貓。其尾獨黑。背上一團黑色。額上則無。是可稱負印拖槍也。肥大。重可七八觔。性靈而馴。每縛置案側。偶肆叫跳。以竹槍鞭之。亟知趨避。或俛首帖伏。其常時。雖以杖懼之。略無怯色。

純烏白尾者亦稀。名銀槍插鐵瓶。（相貓經）

黃香鐵待詔云。清異錄載。唐瓊花公主。自卯角。養二貓。雌雄各一。白者名啣花朵。而烏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爲麝香驗姐已。

漢按。表異錄亦載此。其一黑而白尾者。爲銀槍插鐵瓶。呼爲崑崙姐已。其一白而嘴邊有銜花紋。呼爲銜蟬奴。與清異錄所載稍異。

通身白而有黃點者。名繡虎。身黑而有白點者。名梅花豹。又名金錢梅花。黃身白肚者。名金被銀牀。若通身白而尾獨黃者。名金簪插銀瓶。（相貓經）

諸緝山曰。陽江縣太平墟客寓。有一純白貓。而尾獨黃。俗呼金索掛銀瓶。重十餘斤。捕鼠甚良。謂得此貓。家業日盛。

通身或黑或白。背上一點黃毛。名將軍掛印。(相貓經)

身上有花。四足及尾又俱花。謂之纏得過。亦佳。(致富奇書)

貓有攔截紋。主威猛。有壽紋。則如八字。或如八卦。或如重弓。重山。無此紋。則懶關無壽。(相畜餘編)

漢按。攔截者。頂下橫紋也。主貓有威。猶虎之有乙也。

純色貓帶虎紋者。惟黃及狸。若紫色者絕少。紫色而帶虎紋。更爲貴品。(相畜餘編)

吳雲帆太守嘗畜一貓。純紫色。光彩奪目。長而肥大。重可十餘觔。自是佳種。張冶園述。

貓有旋毛。主凶折。故云胸有旋毛。貓命不長。左旋。犯狗。右旋。水傷。通身有旋。凶

折多殃（相貓經）

毛生屎窟。屙屎滿屋。非佳貓也。（相貓經）

漢按。瑤瑤子云。貓能掩屎。靈潔可喜。故好潔之貓。無不靈也。

貓眼定時。甚驗。蓋云子午卯酉一條線。寅申巳亥棗核形。辰戌丑未圓如鏡。一作寅申巳亥圓如鏡。辰戌丑未如棗核。餘同。（皆見通書選擇書）

漢按。酉陽雜俎。僅云。貓眼且暮圓。至午豎成一線。又按。初生貓。血氣未足。瞬息無常。以之定時。仍屬無驗。

南番白湖山。有番人畜一貓。後死埋於山中。久之。貓見夢曰。我活矣。不信。可掘觀之。及掘之。惟得二睛。堅滑如珠。驗十二時無誤。（鄉孃記）

漢按。一種寶石。中含水痕一線。搖之似欲動者。橫斜皆可視。名爲貓兒眼。

黃香鐵待詔云。真臘國主指展上。皆嵌貓兒眼睛石。

漢又按。八紘譯史。默德那。卽古回回祖國。產貓睛。大小按時。據此。則是活寶。

石也。又錫蘭國海山上出寶石貓睛。碧者名瑟瑟。紅者名鞞鞞。而八紘譯史又載。伯西爾國人少之時。鑿頤及下唇作孔。以貓睛夜光諸寶石嵌之爲美。又真臘國王手足皆戴金鐲。嵌以貓睛。是非僅指展上嵌之而已。

秦淮聞見錄。飾有瑤釵寶珥。火齊貓睛。蓋述妓人華飾也。

貓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蓋陰類也。(酉陽雜俎)

貓於黑暗中。逆循其毛。能出火星者爲異。並不生蚤蝨。(同上)

貓洗面過耳。主有賓客至。(同上)

漢按。甌諺。貓洗面。日有次度者。謂隨潮水長落。

貓與虎同。皆能畫地下食。

胡笛灣知鱗云。此卽埤雅所載。今俗謂之卜鼠是也。

凡寅月子日子時。硃書欄此符。貼於竈上。勿令人見。可以辟鼠。(王纓堂衛濟餘編)

刻木爲貓用黃鼠狼尿調五色畫之鼠見則避（夷門廣牘）

椿樹葉冬青葉絲瓜葉曝乾每四季焚於堂中鼠自避去此名金貓辟鼠法（壽世保元）

漢按甌俗每歲立春之時燃樟葉爆竹於門堂與室諸處名爲燿春口號云燿春燿燿貓兒眼光燿燿老鼠眼曠曠蓋呪鼠目之睛也有應者終年鼠患爲稀

漢按吳小亭家藏王忘庵所畫烏貓圖自題十六字云日危宿危熾爾殺機烏圓炯炯鼠輩何知其首句咸不解所謂余按家香鐵待詔重午畫鍾馗詩云畫貓日主金危危則知危日值危宿畫貓有靈必兼金日者金爲白虎之神忘庵句蓋本乎此然則假貓之靈以辟鼠其術亦多矣哉

牝貓無牡交但以竹帚掃背數次則孕又一法用木斗覆貓於竈前以帚擊斗祝灶神而求之亦有胎（本草綱目）

黃香鐵待詔云。山東河北人謂牝貓爲女貓。隋書獨孤陀傳。貓女向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見顧亭林日知錄。

貓孕兩月而生。(本草綱目)

漢按。貓成胎有三月而產。名奇窩。四月而產。名偶窩。養至一紀爲上壽。八年爲中壽。四年爲下壽。一二年者爲夭。浙中以單胎者爲貴。雙胎者賤。一胎四子。名擡轎貓。賤而無用。若四子斃其二。則所存者亦佳。名爲返貴。見王朝清雨窗雜錄。

華潤庭云。貓胎以少爲貴。故有一龍二虎之說。又云。貓以臘產爲佳。初夏者名旱蠶貓。亦善。秋季次之。夏爲劣。以其不耐寒。冬必向火。名煨籠貓。漢按。貓煨火皮瘁。硫黃納豬腸中。煑熟餵之。愈。見致富奇書。

陶文伯云。貓懷胎血氣不足者。往往亦成小產。是人獸有同然者。

鈕華亭少尹光存云。虎一生不再交。以虎陽有逆刺也。其痛楚在初。貓二歲

僅再交。以貓陽有順刺也。其痛楚在終。餘畜之陽無刺。無所痛楚。故其交無度。

漢按。此說故老相傳。甚近理。足爲格致之助。大抵貓之交。常於春秋二季。其頭交時。則牝牡相呼。雖遠必尋聲而至。俗謂之叫春。

張衡齋云。凡貓交。必春貓遇春貓。冬貓遇冬貓。始交。夏秋之貓亦然。否則雖強之不合也。此說未經人道。想亦氣類相求故耳。

貓初生。見寅肖人。而自食其子。（黃氏日抄）

漢按。貓產子。目未瞬者。子肖人。見之。則食子。或曰。生於子曰。見子肖人。則食子。與黃氏之說異。

貓食鼠。上旬食頭。中旬食腹。下旬食足。與虎同。陰類之相符如此。（李元蠕範）
漢按。一說食旬。各有所先。月初先頭。月中先腹。月尾先腿脚。食有餘者。小盡月也。華潤庭曰。貓食鼠。分三旬。亦有捕鼠無算。絕不一食者。其種之最良歟。

又曰。貓食鼠。或於衣物茵席之上。勿驚驅之。聽其食畢。自無痕跡。若逼視之。則血汚狼藉矣。或謂當食時視之。則齒軟。以後不復能齧鼠。

常州張槐亭(集)云。貓一名家虎。鼠一名家鹿。貓之食鼠尚矣。惟是豺祭獸時。不知鹿在其中否也。

北人謂貓過揚子江金山。則不捕鼠。厭者剪紙貓投水中。則不忌。(西陽雜俎)

漢按。淵鑒類函云。昔韓克贊嘗於汝甯帶回一貓。過江。果不捕鼠。

豐順丁雨生茂才(日昌)云。物各有所喜。如詩傳馬喜風。犬喜雪。豕喜雨。而貓獨喜月。故月夜常登屋背。蓋與狐狸同性也。

貓喜與蛇戲。或謂此水火相因之義。以貓屬陰火。而媵蛇水畜而火屬也。(王朝清雨窗雜錄)

漢按。貓并喜自戲其尾。故北人有貓兒戲尾巴之諺。

山陰張冶園(綺)曰。貓與蛇鬪。俗稱龍虎鬪。嘗見貓蛇鬪於屋背。蛇敗。穿瓦

罅下遁。適屋下人遇之。以鋤揮爲兩段。上段飛去。已而結成翻唇肉疤。大如碟。一日。斷蛇者晝臥於床。蛇穿其帳頂。欲下嚙之。因肉疤格擱。貓適見之。登床猛喊。其人驚醒。見蛇懼而避之。幸未遭噬。人謂蛇知報冤。貓知衛主。

貓解媚人。故好之者多。貓固狐類也。（彭左海燃青閣小簡）

漢按。越俗謂貓爲妓女所變。故善媚。其說未免附會。

鼠齧貓。占主臣害君。（管窺輯要）

漢按。唐宏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貓所捕得。鼠反齧之。見五行志。考開元占經。京房曰。衆鼠逐狸。茲爲有傷。臣代其王。忠爲亂。天辟亡。又曰。臣弑其君。大臣亡。又曰。鼠無故逐狸狗。是謂反常。臣殺其君。

凡夢虎斑貓。爲陽襲陰之象。入室者吉。自內外竄。不祥。去而復來者。得人心。（夢林元解）

凡夢獅貓。爲豐亨久安之象。主門下人有勇而好義者。或果得佳貓以應。（同

上)

凡夢貓鼠同眠。下必有犯上者。若當此時生小貓。則爲劣物。(同上)

凡夢羣貓相鬪。主暮夜有戎之兆。於己無患。若夢家貓被他家貓咬傷。下人有

灾。(同上)

凡夢貓捕鼠。主得財。須防子媳灾。姓褚者最忌。主有事南蠻不返之兆。(同上)

凡夢貓吞蝴蝶。恐有陰私鬼害正人。(同上)

凡夢貓吞活魚。主成家立業。手下得人。若至山東。更主獲利。(同上)

漢按。夢林元解一書。爲葛稚川原本。邵康節續輯。至明陳士元增補成書。至數十卷之多。刻於明季。而國朝四庫全書未曾收入。起自周官。宗夫長柳。引經證史。觸類旁通。糸解靈警。發人深省。洵有裨於世教書也。(漢)得此書。每以占夢。悉有應驗。

俗傳貓爲虎舅。言虎事事肖貓。(梁紹壬秋雨盦筆記)

漢按。虎凡肖貓。獨耳小頸粗不同。然宋何尊師嘗謂貓似虎。獨耳大眼黃不同。世俗又稱貓爲虎師。（相傳笑話。謂虎羨貓靈捷。願師事之。未幾件件肖焉。而獨不能上樹。與夫轉頸視物。虎乃以是咎貓。貓曰。爾工噬同類。我能無畏。留斯二者。正爲自全地耳。若盡以傳爾。他日其能免於爾口哉。）

貓肉治蠱毒。涎治瘰癧。胎治反胃。又牙同人牙。猪犬牙煨研蜜水服。治痘瘡倒靨。（本草綱目）

漢按。本草。貓肉不佳。不入食品。故用之者稀。或謂貓肉食之發癩。縮膀胱。婦人室經。小兒敗痘。又聞小兒常食鼠肉。可以稀痘。則貓肉敗痘可知。本草又云。正月勿食貓肉。能傷人。此與禮內則食狸去正脊。爲不利人。其義相合。益見食貓肉之有損也。

黃香鐵待詔云。余鄉人多喜食貓肉。謂可療治痔疾。

陶文伯云。貓肉食者甚少。惟鐵匠喜食之。以其性寒。可洩積熱。

張暄亭參軍（德和）云。羅定州人皆喜食貓肉。與嘉應州人喜食犬肉同。豈其別有滋味耶。

黑貓頭骨燒灰。治心下蠶瘕。及痰喘。走馬牙疳。（壽域方）

黑貓頭骨灰。治對口毒瘡。（便民食療方）

妖魅貓鬼爲祟。病人不肯言。以鹿角屑搗末。水服方寸匕。卽言實也。（本草綱目）

華陀治尸注。有貓骨散。又貓肝治瘡。及勞瘵殺蟲。（同上）

人病歌哭不自由。臘月死貓頭燒灰。水服。自愈。（千金方）

人被鼠咬傷。貓毛燒存性。入麝香少許。香油調敷。（景岳全書）

漢按。此方。趙氏係用貓頭骨煨灰。又云。貓毛燒灰。膏和。治鬼舐頭瘡。

蜒蚰入耳。貓尿滴治之。以薑蒜擦貓牙鼻。則尿自出。又貓屎治蠍螫。又和桃仁。

治小兒瘡疾。（本草綱目）

貓照鏡。慧者能認形發聲。劣貓則否。（丁蘭石尺牘）

久晴。貓忽非時飲水。主天將雨。（甌諺）

貓能飲酒。故李純甫有貓飲酒詩。（古今詩話）

漢按。貓飲酒。余嘗試之。果爾。但不可驟飲。以杯須蘸抹其嘴。貓舔有滋味。則不驚逸。然十餘巡後。輒覺醺醺如也。今之貓。又能食烟。陳寅東巡尹曰。有張小涓者。爲浙中縣尉。僑寓溫州。有貓數頭。慣登烟榻。小涓常含烟噴之。貓皆能以鼻迎嗜。久之。形狀如醉。每見開燈。輒來。斂具則去。於是人皆謂張小涓。貓亦有烟癖。聞者莫不粲然。則貓於烟酒。乃有兼嗜焉。亦可笑也。

馬鞭堅韌。以擊貓。則隨手折裂。（范蜀公記事）

貓死不埋於土。懸於樹上。（埤雅）

貓死。瘞於園。可以引竹。（李元蠕範）

獨孤陀外祖母高氏。祀貓鬼。以子日之夜祭之。子鼠也。貓鬼每殺人取財物。潛

歸祀者家鬼將降。其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拽然。陀後敗免死。(北史)

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爲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郡邑被誅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朝野僉載)

燕真人丹成。鷄犬俱昇。獨貓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仙哥。則聞有應者。(山川記異)

嘉興蔣稻香先生(田)有黃蠟石。酷肖貓形。家香鐵待詔題之爲洞仙哥。洵屬雅切。

司徒馬燧家貓生子。同日其一母死。有二子。其一母走而若救。爲銜置其棲。並乳之。(韓昌黎貓相乳說)

左軍使嚴遵美。閹宦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旁有一貓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矣。癩發也。犬曰。莫管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仕。(北夢瑣言)

蜀王夔臣唐道襲家。所畜貓。會大雨。戲檐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檐。忽雷電大至。化爲龍而去。(稽神錄)

成自虛。雪夜於東陽驛寺。遇苗介立。吟詩曰。爲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智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之。乃一大駝貓也。(淵鑿類函)

漢按。唐進士王洙。東陽女怪錄云。彭城秀才成自虛。字致本。元和九年十一月九日。到渭陽縣。是夜風雪。投宿僧寺。與僧及數人。因雪談詩。病僧智高。爲病橐駝也。前河陰轉運巡官左驍衛曹長。名盧倚馬者。爲驢也。又有敬去文者。爲狗也。有名銳金姓奚者。爲鷄也。有桃林客。輕車將軍朱中正者。爲牛也。胃藏瓠。卽刺蝟也。又議苗介立云。蠶茲爲人。甚有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惟其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苗介立曰。予鬪伯比之胃。下得姓於楚。自皇茹分族。則祀典配享。著於禮經者也。

蘇子由曾試黃白之法。旣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叱之不見。丹終不成。(說

鈴)

漢按許遜有幻術。爲人燒丹。每至四十九日將成。必有犬逐貓。觸其爐破。見宋張君房乘異記。余謂兩丹之壞。各有所由。惟同出於貓。亦異矣。

杭州城東眞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貓。日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於貓。回時。擊門呼其貓。貓輒含匙出洞。若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貓終不應之。此亦足異也。(七修類稿)

金華貓。畜之三年後。每於中宵。蹲踞屋上。伸口對月。吸其精華。久而成怪。每出魅人。逢婦則變美男。逢男則變美女。每至人家。先溺於水中。人飲之。則莫見其形。凡遇怪來。宿夜以青衣覆被上。遲明視之。若有毛。則潛約獵徒。牽數犬。至家捕貓。炙其肉以食病者。自愈。若男病而獲雄。女病而獲雌。則不治矣。府庠張廣文有女。年十八。爲怪所侵。髮盡落。後捕雄貓治之。疾始瘳。(堅瓠集)

靖江張氏泥溝中。時有黑氣如蛇。上冲天地。晦冥有綠眼人。乘黑淫其婢。因廣

訪符術道士治之。不驗。乃走求張天師。旋見黑雲四起。道士喜曰。此妖已爲雷誅矣。張歸家視之。屋角震死一貓。大如驢。(子不語)

郭太安人家畜一貓。甚靈。婢見必撻之。貓畏婢殆甚。一日有饋梨。屬婢收藏。既而數之。少六枚。主人疑婢偷食。鞭笞之。俄從竈下灰倉中覓得。剛六枚。各有貓爪痕。知爲貓所偷。報婢之怨。婢忿。欲置貓死地。郭太安人曰。貓既曉報怨。自有靈異。苟置之死。冤必增劇。恐復爲祟。婢乃恍然。自是輒不再撻貓。而貓亦不復畏婢矣。(閱微草堂筆記)

某公子爲筆帖式。愛貓。常畜十餘隻。一日。夫人呼婢不應。忽窗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出視。寂無人。惟一狸奴踞窗上。回視公子有笑容。駭告衆人。同視。戲問。適間喚人者。其汝耶。貓曰。然。衆乃大譁。以爲不祥。謀棄之。(夜譚隨錄)

永野亭黃門言。一親戚家。貓忽有作人言者。大駭。縛而撻之。求其故。貓曰。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若牝貓。則未有能言者。因再縛。牡貓撻之。果亦作

人言求免。其家始信而縱之。(同上)

護軍參軍舒某善謳歌。一日戶外忽有麇歌。清妙合拍。潛出窺伺。則貓也。舒驚呼其友同觀。並投以石。其貓一躍而逝。(同上)

漢按。貓作人言。初見於嚴遵美一節筆帖式。貓代爲喚人。無甚不祥。若永黃門所述。牡貓皆能言。牝貓則否。此則爲異耳。然不當言者而爲言。則其被撻被棄也亦宜。此與太平廣記所載貓言莫如此。莫如此。大抵皆寓言爾。至於貓學謳歌。則不啻蟲知讀賦。誠爲別開生面。

蔣稻香(田)云。陽春縣修衙署。剛築牆。一日其匠未飯。有貓來竊食其飯。并羹。匠人憤極。旋捉得此貓。活築牆腹以死。工竣後。衙內人皆不安。下人小口率多病亡。因就巫家占之。云此貓鬼爲祟。在某方牆內。於是拆牆。果得死貓。遂用巫者言。奠以香錠。遠葬荒野。自是一署泰然。此道光十六年事。余在幕親見之。

又云。湖南有貓山。相傳昔有貓成精。族類甚繁。其子孫皆若知事。凡貓死。悉自葬此山。其塚纍纍。然不可計數。山出竹。名貓竹。甚豐美。其無貓葬處。則無之。貓竹之名。本此。作毛茅皆非。

漢按。瘞死貓於竹地。竹自盛生。并能遠引竹至。據此。則本草載之不誣也。泔澀百金方。有貓竹軍器。亦不作毛。

余藍卿云。嘉慶十六年。河南白蓮教匪林清煽亂。烽烟綿亘數省。是時中州人家有貓生狗。雞窩出貓之異。

孫赤文云。道光丙午夏秋間。浙中杭紹甯台一帶。傳有鬼崇。稱爲三腳貓者。每傍晚。有腥風一陣。輒覺有物入人家室。以魅人。舉國皇然。於是各家懸羅鉦於室。每伺風至。奮力鳴擊。鬼物畏羅聲。輒遁去。如是者數月。始絕。是亦物妖也。

會稽陶蓉軒先生（汝鎮）云。貓爲靈潔之獸。與牛驢猪犬迥異。故爲貴賤所

同珍。且古來奸邪之人。其轉世墮落爲牛爲馬爲犬爲豬。如白起曹瞞李林甫秦檜之輩。不一而足。未聞有轉生而爲貓者。可見仙洞靈物。不與凡畜儕矣。

劉月農巡尹（蔭棠）云。番禺縣屬之沙灣菱塘界上。有老鼠山。其地向爲盜藪。前督李制府（瑚）患之。於山頂鑄大鐵貓。以鎮之。貓則張口撐爪。形制高鉅。予曾緝捕至此。親登以觀。而游人往往以食物巾扇等投入貓口。謂果其腹。不知何故。

胡笛灣知鹺云。天津船廠有鐵貓將軍。傳係前朝所遺戰船上鐵貓。廠中廢貓甚多。此獨高大。因年久爲祟。故有奉敕封號。每年例由天津道躬詣祭祀一次。至今猶奉行不替。

余藍卿云。金陵城北鐵貓場。有鐵貓。長四尺許。橫臥水泊中。古色斑斕。不知何代物。相傳撫弄之則得子。中秋夕。士女如雲。咸集於此。

僧道宏每往人家畫貓。則無鼠。(鄧椿畫繼)

虎啖人於前半月。則起於上身。下半月。則起於下身。與貓咬鼠同也。(七脩類稿)

狸處堂而衆鼠散。(呂氏春秋)

漢按此狸卽指貓也。與韓非子等書所載同。

平陽靈鷲寺僧妙智畜一貓。每遇講經。輒於座下伏聽。一日貓死。僧爲瘞之。忽生蓮花。衆發之。花自貓口中出。(甌江逸志)

崇禎十四年。楚府貓犬流淚。有哭泣聲。是時潢池禍熾。楚府被害尤烈。此其咎徵也。(綏寇紀略)

崇禎十五年。山東婦人生一物。雙貓首。首有角。角之顛有目。身如人。手垂過膝。巡撫陳以聞於朝。(同上)

六畜有馬而無貓。然馬乃北方獸。南中安得家蓄而戶養之。退馬而進貓。方爲

不偏。毛西河曾有此說。後之碩儒。苟能立議告改禮經。自是不刊之典。（淳安周上治青苔園外集）

漢按。昔年楊蔚亭廣文。與太平戚鶴泉進士。嘗論及此。謂馬爲北產。力任耕戰。故列六畜之首。論功用之宏。馬爲宜。論功用之溥。貓爲正。禮經纂自北人。蓋初不理會馬之產惟北。而貓之產遍寰宇也。此說甚平允。（蔚亭名炳平陽人）

張暄亭參軍（德和）云。貓與蛇交。則產狸貓。故斑文如蛇也。謂此說於權黃岡同守時。得之民間。噫。亶其然乎。然交非其類。禽獸往往有之。姑存其說。俟質博雅。（漢自記）

姑蘇陳爰琴（本恭）云。虎骨辟獸。貓皮辟鼠。獺皮辟魚。鷹羽辟鳥。以其本性尙存也。然必原體方驗。若骨煑皮糞羽熏。則不然。

漢按。一西客云。皮革中一種細毛。黑潤可愛。名爲貓鬚。似紫貓而實非也。此

養字見周禮考工記鮑人注。考釋文。養人兗反。通俗編云。治皮曰養。又見六書正譌。養皮俗作濺字。非。

桐城劉少塗（繼）云。道光丙午春。余家所蓄老麻貓。生一子。白色。長毛。穆穆。形如獅子。友人方存之云。此異種也。不可易得。養之年餘。日夕在旁。鼠耗寂然。一日。天未明。貓忽至余床上。大吼數聲而去。已而死焉。庸貓得奇子。靈異如此而不壽。惜哉。

董霞樵上舍（旂）云。川中一種峒苗。祀祖用苗曲。侏儻不可解。謂其音曼衍。則神享而族盛。相傳獠獠。獠獠。皆百粵遺種。散處於滇黔楚蜀及兩粵之間。貓後改爲苗。（霞樵泰順人。嘗爲川督蔣礪堂幕客）

漢按。徽州班戲曲。有貓兒歌。亦稱數貓歌。蓋急口令之類。貓之嘴尾數雖只一。而其耳與腿則三四遞加。數至六七。貓口齒迫沓。鮮有不亂。蓋急則難於計算耳。倪翁豫甫（楸桐）云。京師伎人。有名八角鼓者。唇舌輕快。尤善於此。

歌。雖數至十餘貓。而愈急愈清朗。是精乎其伎者也。

（貓歌大略。如一隻貓兒一張嘴。兩箇耳朵一條尾。四條腿子往前奔。奔到前村。兩隻貓兒兩張嘴。四箇耳朵兩條尾。八條腿子往前奔。奔到前村。下皆仿此。惟耳腿之數以次遞加爾。）

倪豫甫又云。河東孝子王燧家。貓犬互乳其子。言之州縣。遂蒙旌表。訊之。乃是貓犬同時產子。取其子互置窠中。飲其乳。遂以爲常。此見智囊補。列於僞孝條。想當時必以孝感蒙旌。然則物類靈異處。亦有可僞託者。一笑。（豫甫浙之蕭山人）

劉月農云。前朝太后之貓。能解念經。因得佛奴之號。余謂貓睡聲喃喃。似念經。非眞解念經也。然而因此受太后聖寵。而得佛奴之謚號。庸非貓之異數也歟。（漢記）

謝小東（學安）云。俗稱貓認屋。犬認人。屋瓦鱗比。雖隔數百家。貓能覓路而

歸。然不能識主人於里門之外。犬之隨人。乃可以千百里也。何物性之不同如此。（小東蕭山人）

蕭山沈心泉（原洪）云。貓爲世所必需。而到處船家皆蓄犬。而少蓄貓。何歟。豈以其慣於陸。不慣於水耶。是必有由。

漢按。貓爲火獸。甚不宜於水。犬爲土獸。見水不畏。而亦能搏鼠。故船家多蓄犬。而少蓄貓。

又按。周藕農雜說云。貓忌鹹。而東海之貓。飲不離鹽。貓畏寒。而西藏之貓。臥不離冰。由其習慣成自然。今貓見波濤而驚。誠慣於陸。不慣於水也。

倪豫甫云。湖南益陽縣多鼠。而不蓄貓。咸謂署中有鼠王。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官。故非特不蓄貓。且日給官糧飼之。道光癸卯。雲南進士王君森林。令斯邑。邀余偕往。余居之院。甚宏敞。草木翳翳。每至午後。鼠自牆隙中出。或戲或鬪。不可勝計。習見之。而不以爲怪也。一日有大貓由屋簷下伺。而捕其巨者。

相持許久。鼠力屈而斃。自此貓利其有獲。而日至焉。乃積旬而鼠無一出者。後竟寂然。噫。貓性雖靈。其奈鼠之黠何。然余在署三年。衣物從未被齧。鼠或知參養之恩。不敢毀傷。且人無機械。物亦安之爾。

漢按。有此一懲。積害以除。不可謂非貓之功也。但不知鼠耗寂然之後。其日給官糧。可以免否。諺云。糴穀供老鼠。買靜求安。是亦時世之一變。可嘆也。夫鎮平黃仲方文學（璿元）云。呼粥粥。則鷄來。見說文。呼盧盧。則狗來。見演繁露。此聲氣應求也。貓則呼苗苗。即來。作汁汁。亦來。白珽湛淵靜語。所謂唇音汁汁。可以致貓。聲類鼠也。此乃物類相感也。說見翟灝通俗編。

仲方又云。俗謂貓爲虎舅。教虎百爲。惟不教之上樹。此見陸劍南詩集自注。梁紹壬秋雨盦隨筆引之。不載出處。蓋未之考耳。按秋雨盦此節。已採入茲篇。今家仲方爲指明出處。以見此等俗語。其來已久。益信而有徵也。仲方又云。游覽志餘。載杭俗言。人舉止倉皇。爲鼠張貓勢。以鼠見貓。即竄逸。

貓勢於是益張耳。此語可對狐假虎威。

胡笛灣字平叔（秉鈞）博學而工韻語。有貓詩云。名本從苗得。功推用世深。疑狐休貌相。防鼠恤儒心。晝靜埋頭睡。宵寒擁鼻吟。驗時睛一線。中有定盤針。又蜡典崇官禮。程材隘相經。皮毛憑駁雜。眼界總晶熒。忌刻原根性。純陰此化形。莫徒欺鼠輩。相食等羶腥。皆名雋可喜。次篇語含譏貶。豈有激而云然耶。平叔山陰人。以知齏需次粵之潮州（漢記）

詠物詩。貴有寓意。否則亦須韻致。陶文伯（炳文）貓詩云。爲護山房幾架書。殷勤花下飼狸奴。春深看取尋陰地。欲寫消寒八九圖。天生風采虎紋斑。洞裏丹曾煉九還。莫訝不隨鷄犬去。要留仙骨住人間。閭閻鼠耗漸消亡。運用靈威妙有方。鍛獄終歸無濟處。當年應已笑張湯。意新語創。韻致自佳。乃弟潔甫（士廉）亦有一絕云。春風一軸牡丹圖。誰把精神繪雪姑。爲問穴中諸鼠輩。年來曾已化鴛無。蘊藉風流。一結猶有意味（漢記）

貓一捕鼠小獸。何書之開載治療甚多。但貓善搜穴捕鼠。故凡病屬鼠竊。有在幽僻鬼怪之處。而藥所難入者。無不藉此以爲主治。（黃宮繡本草求真）

張璐謂貓性稟陰賤。機竊地支。故其日夜視精明。而隨時收放。善跳躍而嗜腥生（同上）

漢按。機竊地支四字不可解。恐係譌誤。求無善本質正。姑錄以俟考。

寅木貓良鼠耗無原註。如初爻臨寅木。吉神主其家。有好貓能捕鼠。（卜筮正宗新增家宅篇）

漢按。一說虎與貓俱屬寅肖。據此似可憑信。

相傳人家生子。初落地開聲時。有貓喊其側。主其子靈警非凡。僅止有貓在側而不喊。主其子貌陋。却有威。按靈警之說尙近理。貌陋之義殊所未解。（戚鶴泉進士回頭想續編）

漢按。朱聯芝詠醜子云。相逢常欲叨憎厭。莫是初生娛肖貓。甌人生子常有

小勿象貓。大勿象狗之諺。蓋貓小多醜。狗大多劣。故爾。其回頭想所引。或本此歟。

家貓失養。則成野貓。野貓不死。久而能成精怪。(先大父醇菴公述)

丁雨生云。惠潮道署多野貓。夜深輒出。雙目有光。熠熠望之如螢火。蓋係失主之貓。吸月飲露。久漸成精。故上下牆屋。矯捷如飛。夏月海鷺來時。能上樹捕食。園中所蓄孔雀。曾被嚙斃。自此野貓輒不復來。或謂孔雀血最毒。貓殆飲此。或致戕生。噫。擇肥而噬。竟以自斃。愚哉。

鄞縣周緩齋(厚躬)云。貓能拜月成妖。故俗云。貓喜月。但鄞人養貓。一見拜月。卽殺之。恐其成妖魔人。其魔人無殊狐精。蓋雄者能化男。雌者能化女。又云。雄貓化男。亦能魔男。雌貓化女。亦能魔女。蓋不在於交合。而在於吸精。犯之者。通名邪病。十有九死。鄞人有孀婦。一日忽然自言自笑。柔媚異常。已而形神肌肉。頓時消削。詰之。則云。遇貓妖吸陰。一時神志昏迷。精氣被吸。遂

覺疲殆有不可支。

漢按狐妖吸精用桐油遍塗其陰。狐來用舌舔吸。無不大嘔而去。遂不再來。惟宜祕密。方驗。見龔氏壽世保元。余謂用此以治貓妖。其效必同。

丁雨生云。安南有貓將軍廟。其神貓首人身。甚著靈異。中國人往者。必祈禱。決休咎。或云。貓卽毛字之訛。前明毛尙書曾平安南。故有此廟。果爾。是又伍紫髯杜十姨之故轍矣。可博一噱。揭陽陳升三登榜述。

人被貓咬傷。薄荷葉爲末塗之。愈。又方。用虎骨虎毛。燒末塗之。（許浚東醫寶鑑）

大埔賴智堂（雲章）云。貓咬傷。重者不治。亦能死。道光癸卯。海陽令史公家人。李姓羅姓。初住寓中。因捉鄰貓。兩人手指。俱被貓咬傷。初視爲平常。乃越二十餘日。而李姓者忽發寒熱。臂腕旁起一小核。焮痛異常。雖知貓毒。但無人識治。數日不省人事。聲如貓叫。而殂。其羅姓者。過四十餘日。臂腕亦起一

小核。漸見氣喘。不思飲食。越五六日亦斃。甲辰年。潮嘉道署家人鄭三。被貓咬傷中指。過二十餘日毒發。臂腕亦起核。按之疼痛。以目覩李羅之禍。不勝惶懼。訪余醫治。因思貓之傷人致死。古今醫書鮮載治法。當自出臆見。酌製二方治之。逾月遂愈。其方用既有效。不敢自私。請附刊傳。公諸同好。

原用水藥方十二味。名普救敗毒湯。

防風 白芷 鬱金(製) 木鼈子(去油) 穿山甲(炒) 川山豆根(以上各一錢) 淨銀花 山慈菘 生乳香 川貝 杏仁(去皮尖以上各一錢五分) 蘇薄荷(二分) 水煎。半飢服。口渴加花粉一錢。

原用丸藥方八味。名護心丸。

眞琥珀 綠豆粉(各八分) 黃蠟 製乳香(各一錢) 水飛硃砂 上雄黃精 生白礬(各六分) 生甘草(五分)

先用好蜂蜜三錢。同黃蠟煑溶。將餘藥七味。共研細末。入之。攪勻。取起。丸如

菘豆大。另用硃砂爲衣。每服一錢五分。用滾水送下。每日夜先服湯藥。後服丸藥。各一二次。忌五辛魚肉煎炒及發物。

外用好薄荷油少許。由上臂塗至下臂。至傷處止。其傷口不可塗。留出毒氣。仍戒惱怒房勞。

漢按。賴智堂精於岐黃。有手到病除之妙。觀其所製右二方。極其精思。宜乎用有效驗。且家貓馴熟。鮮有咬人。其因傷致死。則更鮮聞。非如獬犬比。故皆視爲尋常。而古今醫書。因亦無載治療。豈知天下之大。無事不有。李羅二姓人之禍。殆其顯著者焉。今智堂願傳其方。亟爲刊入。俾廣見聞。蓋亦不無小補也。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繫鼠鑿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奔突不能出。已而誘貓至。貓欲取鼠。亦訖不能入。貓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

乎。節錄申甫傳（汪堯峯文鈔）

漢按申甫。卽明季劉公綸。金公正希所薦。以勦寇而敗亡者。又按俗有取粗線織成圓網。用以罩鼠。四方上下。面面皆圈。鼠入其中。冲突觸繫。終不能出。名爲八陣圈。亦名天羅地網。

嘉應黃薰仁孝廉（仲安）云。州民張七。精於相貓。嘗蓄雌貓數頭。每生小貓。人爭買之。皆不惜錢。知其種佳也。恆言黑貓須青眼。黃貓須赤眼。花白貓須白眼。若眼底老裂有冰紋者。威嚴必重。蓋其神定耳。又言貓重頸骨。若寬至三指者。捕鼠不倦。而且長壽。其眼有青光。爪有腥氣。尤爲良獸。

薰仁又云。張七嘗攜一雛貓來售。索價頗昂。云此非凡種。乃蛇交而生者。因詳述其目擊蛇交之由。並指貓身花紋。與常貓亦微有別。驗之不誣。

漢按。據此說。則張暄亭參軍所云。貓與蛇交一節。似可信也。薰仁又云。年前余得一貓。金銀眼者。花紋雜出。貌雖惡而性馴。善於捕鼠。進

門未幾。鼠遂絕跡。因呼之曰斑奴。惜養未半年。遽死焉。蓋因久縛故耳。佳貓多懼其逸。與其縛而損其筋骨。何如用大籠籠之耶。

嘉應鍾子貞茂才云。州人有梁某。嘗得一貓。頭大於身。狀甚奇怪。眼有光芒。與凡貓迥異。初莫辨其優劣。厥後不惟善捕鼠。而主家亦漸小康。珍愛而勿與人。有過客見之。餌以重價。始售之。梁因問貓之所以佳處。客曰。此貓自入門後。君家必事事如意。蓋此貓舌心有筆紋故耳。其紋向外者主貴。向內者主富。今予得此。可無憂貧。啓口驗之。果然。梁悔之不及。

漢按筆紋貓實所罕聞。且能富貴人。眞獸中之寶也。惜乎不可多得。

貓性不等。有雄桀不馴者。有和柔善媚者。有散逸喜走者。有依守不離者。大抵雄貓未闢。及大貓初至。難於籠絡。故蓄貓必以小。必以雌也。妙果寺僧悟一。嘗謂貓之喃喃依戀。不離蓮座者。爲兜率貓。又爲歸佛貓。(漢記)

甌中謂人性暴戾。曰貓性。視輕性命曰貓命。故常有這貓性不好。及這條貓

命之諺也。(漢記)

山陰童二樹善畫墨貓。凡畫於端午午時者皆可辟鼠。然不輕畫也。余友張韻泉(凱)家藏有一幅。嘗謂懸此鼠耗果靖。(漢記)

張韻泉云。人得貓相。主六品貴。見相書。

又云。貓眼極澄澈。故水之澄澈者。謂之貓眼泉。堪輿家言。凡墳墓之前。有此注泉。蔭主清貴。(韻泉山陰人)

長沙姜午橋(兆熊)云。道光乙酉。瀏陽馬家冲一貧家。貓產四子。一焦其足。彌月喪其三。而焦足者獨存。形色俱劣。亦不捕鼠。常登屋捕瓦雀。咬之時。或縮頸池邊。與蛙蝶相戲弄。主家嫌其癡懶。一日攜至縣。適典庫某見之。訝曰。此焦脚虎也。試升之屋檐。三足俱伸。惟焦足抓定。久不動旋。擲諸牆間。亦如之。市以錢二十緡。其人喜甚。先是典庫固多貓。亦多鼠。自此羣貓皆廢。十餘年不聞鼠聲。人服其相貓。以得諸牝牡驪黃外矣。此故友李海門爲余言之。

海門瀏邑庠生名鼎三。

漢按焦脚虎三字新而且奇。

錢塘吳鴻江（官懋）云。余甥女姚蘭姑畜一貓。虎斑色。金銀眼。無尾。產雌貓一。黑質白章。亦無尾。今四年矣。行相隨。臥相依。時爲母貓舐毛咬蝨。每飯必蹲俟母食而後食。母貓偶怒以爪。則却受不敢前。或出不歸。則徧往呼尋。人或悞撻母貓。則聞聲奮赴。若將救然。甥女事母孝。咸以爲孝感云。

漢按此與蔣丹林都憲之貓同爲孝感所致。可謂無獨有偶。（鴻江一字小臺）

鴻江又云。姑蘇虎垆多耍貨鋪。有以紙匣一。塑泥貓於蓋。塑泥鼠於中。匣開則貓退鼠出。合則貓前鼠匿。若捕若避。各有機心。其人巧有如此者。兒童爭購之名貓捉老鼠。

姜午橋云。貓爲驚獸。可對勞蟲。蟻一名勞蟲。

漢按。昔余友姚雅扶先苑（淳植）云。鶴爲傲鳥。魚爲驚鱗。又云。貓靈鴨懵。魚愕鷄睨。蟻勞鳩拙。鷺忙蟹躁。蛙怒蝶癡。鵝慢犬恭。狐疑鴿信。驢乖蛛巧。所述頗繁。因記憶所及。附識備覽。（雅扶慶元廩生寄居溫郡）

朱赤霞上舍（城）云。凡端午日。取楓癭。刻爲貓枕。可辟鼠。兼可辟邪惡。

漢按。王蘭皋有貓枕詩。今失傳。昔周藕農先生嘗云。蘭皋令臺灣課士。以貓枕爲賦題。用貓典者。蓋寥寥然。

丁仲文（杰）云。貓苑一出。則後之爲詩賦者。皆可取材於此矣。補助藝林。功非淺鮮。

貓苑●卷上

五四

貓苑卷上終

貓苑卷下

清 永嘉黃漢鶴樓輯

●名物

夫名也物也。有宇宙來則皆萌之於無。存之於有。雖萬類之雜出。萬事之叢生。蓋無物無名。無名無物。形影著於一旦。魂魄留於百世。資談噓而供楮墨。又非獨貓爲然也。茲篇則專爲貓資考證焉。輯名物。

貓名烏圓（格古論）又名狸奴（韻府）又美其名曰玉面狸（本草集解）曰銜蟬（表異錄）又優其名曰鼠將（清異錄）嬌其名曰雪姑（清異錄）曰女奴（采蘭雜志）奇其名曰白老（稽神錄）曰崑崙姐已（表異錄）

漢按以烏圓爲貓。相沿久矣。考王忘菴題畫貓詩。烏圓炯炯。則似專指貓眼而云然也。

胡笛灣云。清異錄載。武宗爲潁王時。邸園畜禽獸之可人者。以備十玩。繪十玩圖。鼠將貓。

唐張搏好貓。皆價值數金。有七佳貓。皆有命名。一東守。二白鳳。三紫英。四怯憤。五錦帶。六雲團。七萬貫。（記事珠）

貓乃小獸之猛者。初中國無之。釋氏因鼠齧佛經。唐三藏禪師從西方天竺國攜歸。不受中國之氣。（爾雅翼）

漢按。此說玉屑載之。且謂貓乃西方遺種。夫開闢之初。禽獸卽與萬類雜生。故五經早有貓字。何待後世釋氏取西域之遺種耶。此固謬談。不謂爾雅翼乃亦引用其說。

養鳥不如養貓。蓋貓有四勝。護衣書有功。一閑散置之。自便去來。不勞提把。二餵飼僅魚一味。無須蛋米蟲脯供應。三冬牀暖足。宜於老人。非比鳥遇嚴寒。則凍殭矣。四第世俗嫌其竊食。多梃走之。然不養則已。養不失道。雖賞不竊。（韓湘巖與張度西書）

漢按。陸放翁詩。狸奴氈煖夜相親。張無盡詩。更有冬裘共足溫。則煖老一說。

亦自有本。韓名錫胙。青田人。嘉慶間以進士通籍。官至觀察。

納貓法。用斗或桶。盛以布袋。至家討箸一根。和貓盛桶中。攜回路。遇溝缺。須填石以過。使不過家。從吉方歸。取貓拜堂灶及犬畢。將箸橫插於土堆上。令不在家撒尿。仍使上床睡。便不走往。(崇正關謬通書)

漢按。甌人納貓。用草代箸。量貓尾同其長短。插草於糞堆上。視之。勿在家撒尿。餘與通書大略相同。

納貓日。宜甲子、乙丑、丙午、丙辰、壬午、庚午、壬子、庚子。天月德生悉日。忌飛廉、受死、驚走、歸忌等日。(同上)

漢按。凡大月初五十七廿九。小月初八二十。爲驚走日。其飛廉諸煞。時憲書俱明載可稽。茲不復贅錄。

闍貓曰淨。(臞仙肘後經)

番禺丁仲文孝廉(杰)云。公貓必闍殺其雄氣。化剛爲柔。日見肥善。時俗又

有半闌貓。只去內腎一邊。其雄氣未盡消亡。更覺剛柔得中。

漢按。通書載淨貓宜伏斷日。忌刀砧血刃。飛廉受死。血支等煞。凡闌貓。須於屋外。貓負痛自奔回屋內。否則必外逸。從此視內室如畏途矣。闌時。又須將貓頭納入捲簾之口。闌畢。縱之。則從後口奔去。庶免被齧傷手。亦法之良也。古人乞貓。必用聘。黃山谷詩。買魚穿柳聘唧蟬。襄俗聘貓。則用鹽醋。不知何所取義。然陸放翁詩。裹鹽迎得小狸奴。其用鹽爲聘。由來舊矣。（丁蘭石尺牘）

黃香鐵待詔云。潮人聘貓。以糖一包。余從馮默齋教授乞貓。以茶二包爲聘。（紹興人聘貓用苧麻。故今有苧麻換貓之諺）余向陶翁蓉軒家聘貓。蓋用黃芝蔴、大棗、豆芽諸物。（漢自記）

張孟仙刺史云。吳音讀鹽爲緣。故婚嫁以鹽與頭髮爲贈。言有緣法。俗例相沿。雖士大夫亦復因之。今聘貓用鹽。蓋亦取有緣之意。此說近理。錄以存證。又云。貓既用聘。亦可言嫁。因憶年前余客江西。官場中有以嫁貓二字爲題。

徵詩。林子晉明府。嘗索余賦之。此本俗事。當用俗語湊拍一篇。附錄博粲。天生物類知幾許。人家養貓如養女。出窩便費阿媪心。撫護長成期捕鼠。九坎長尾更獨胎。團雲飛雪毛色開。唔唔作威良足愛。相攸漸見有人來。一旦裹鹽聘娶逼。阿媪欲辭苦未得。抱持不捨割愛難。痛惜只爭淚沾臆。柳圈銅鈴綿衣兜。先期細意裝點周。相送出門再三囑。善爲喂養毋多尤。聘人唯唯爲貓計。但願勤能事有濟。鼠耗消兮當策勳。眠毯食魚應罔替。

（南康郡博上官篠山豫原評云題甚新雅結有寓意勿以俗事目之）

錢唐詩僧占菴。有至性。密雲和尚開法金粟。師往問父母未生前話。雲公以手掩面。壁開眼曰。貓師於是遂醒悟。（全浙詩話）

漢按。以手掩面。分指擘開口眼。而喝曰。貓。今甌俗尙有以此戲幼孩也。初不知是何命意。今據占菴此節。豈真有禪理寓之耶。占菴乃國初人。著有影菴集選。

張孟仙曰。楚人以手拳物誘小兒開之。則曰貌。按貌獸也。性善遁。故曰貌。言其已遁去耳。密雲和尚之稱。其果貌歟。如屬空虛之義。則貌是也。說見俗語解。鎮平黃仲芳云。貌獸善遁。孫吳時。拘纓國會以進獻。故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貌。見談概。

閩浙山中種香菰者。多取貓狸。挖去雙眼。縱叫遍山。以警鼠耗。貓既瞎而得食。即無所他之。晝夜惟有瞎叫而已。《王朝清雨窗雜詠》

漢按。此祛鼠之法雖善。未免惡毒。亦貓之不幸也。甌人以味不懂事。而喜叫。鸞揮斥者。譏之爲香菰山貓兒瞎叫。

貓不食蝦蟹。狗不食蛙。《識小錄》

貓食鱸則壯。食豬肝則肥。多食肉湯則壞腸。《夷門廣牘》

貓食薄荷則醉。《埤雅》

胡笛灣知鹺云。貓以薄荷爲酒。故葉清逸。貓圖贊云。醉薄荷。撲蟬蛾。主人家。

奈狸何。

貓食黃魚則癩。(留青日札)

漢按吳越多黃花魚。鮮不以其餘飼貓。未聞有生癩者。或謂此指黃頰魚。以其得渾泥之氣。貓食必病。今余文竹云。寓中有佳貓。昨因食黃花魚。生癩而死。是日札之說。又尙可信。有謂江浙黃花魚俱經冰過。不比粵魚氣味發揚。而有毒也。是亦近理。(文竹名廷輝。浙江遂安茂才。時偕其所親毛厚甫明府寓於潮郡)

貓捕雀蝶蛙蟬而食者。非狂則野。生疣及蛆。(物性纂異)

張孟仙云。貓食野物。則性戾而不馴。食鹽物。則毛脫而癩。

陶文伯云。貓喜捕雀。每伏處瓦坳。伺雀躍而前。卽突起撲之。百不失一。又喜與烏鵲鬪。

丁仲文(杰)嘗分貓爲三等。並立美名。如純黃者曰金絲虎。曰夏金鐘。曰大

滴金純白者曰尺玉。曰宵飛練。純黑者曰烏雲豹。曰嘯鐵。花斑者曰吼彩霞。曰滾地錦。曰躍玳。曰草上霜。曰雪地金錢。其狸駁者。則有雪地麻。笋斑。黃粉麻青。諸名。

鄭荻疇（煨）永嘉人。擬撰貓格。以官名別之。如小山君。鳴玉侯。錦帶君。鐵衣將軍。麴塵郎。金眼都尉。至於雪鬣仙官。丹霞子。軒燈佛。玉佛奴。諸稱。則以仙佛名之。更饒韻致。

漢按。貓之別稱。在古有極雅者。相傳唐貫休。有貓名梵虎。宋林靈素。有貓名吼金鯨。金正希。有貓名鐵號鐘。于敏中。有貓名冲霧豹。或云吳世璠敗後。有三貓。爲軍校所得。頸有懸牌。一曰錦衣娘。一曰銀睡姑。一曰嘯碧烟。皆佳種也。然（余）今昔交遊。如陳鏡帆。廣文。有貓曰天目貓。周藕農。令河南時。有貓曰一錠墨。淳安周爽庭。太學。有貓曰紫團花。泰順董晉。延詣。有貓名乾紅獅。是與遂安朱小阮之鴛鴦貓。蕭山沈心泉之寸寸金。先後韻頡焉。

貓犬病。烏藥一味。磨水灌之。卽愈。(花鏡)

小貓叫不絕聲。陳皮研末。塗鼻端。卽止。(古今祕苑)

貓被人踏傷。蘇木煎湯灌之。可療。(花鏡)

貓癩。用蜈蚣焙乾。研末與食。數次卽愈。又法桃葉搗爛。遍擦其毛。少頃洗去。又擦自愈。治狗癩亦可。(行廚集)

貓生蝨。桃葉與棟樹根搗爛。熟湯泡洗。蝨皆死。樟腦末擦之。亦可。(行廚集)

木貓。俗呼鼠獠。陳定宇有木貓賦。(通俗編)

漢按陳賦云。惟木貓之爲器兮。非有取於象形。設機械以得鼠兮。借貓公而爲名云云。

竹貓。

黃香鐵待詔云。武林舊事載。小經紀有竹貓兒。當是竹器。用以擒鼠者。又有貓窩。貓魚。賣貓兒。改貓犬。貓窩。當是貓所寢處者。今京師隆冬所着皮鞋。亦

名貓兒窩。又崇禎初年宮眷每繡獸頭於鞋上。呼爲貓頭鞋。識者謂貓旄也。兵象也。見崇禎宮詞。

鐵貓。船椗也。貓或作錨。焦竑俗書刊誤。

漢按。船椗。粵人呼爲鐵猓。蓋猓亦貓類也。

又按。另鐵貓三事。已類列上卷靈異門。

金貓。

臨安尹鑄以償秦檜女獅貓。詳見後故事門。

火貓。甌中田野人家。冬日悉擄土爲器。開口納火。其背穹。背上多挖小孔。以升火氣。名曰火貓。男婦老少各以禦寒。《王朝清雨窗雜錄》。

泥貓。

陳笙陔云。杭州人每於五月朔。半山看競渡。必向娘娘廟市泥貓而歸。不知何所取義。貓爲泥塑。塗以彩色。大小不等。

吳杏林云。養蠶人家。多買以禳鼠。

紙貓。

張湘生（成晉）云。堅瓠集有紙貓詩。

漢按。器物以貓命名者。又有貓枕。楊誠齋詩。貓枕桃笙苦竹牀。禽之屬。有名貓頭鳥者。卽鴉也。鴉或作臬。一名鷗（巴蜀異物志）。

潮州有鳥。叫聲如貓。人呼爲貓頭鳥。與浙中所謂逐魂稱貓頭鳥者。其聲不同。或謂此卽鷗也。（漢自記）。

獸之屬。有名水貓。卽獺也。（李元蠕範）。

蟲之屬。有名棗貓。生棗樹上。棗熟則食之。（本草綱目）。

蔬之屬。有貓頭筍（黃山谷集）又有狸頭瓜（郭義恭廣志）。

漢按。黃香鐵待詔云。貓頭鴨脚堪留客。又按。筍又名綿貓。見陸璣詩疏。

又按。蘇東坡謝惠貓兒頭筍詩云。長沙一日煨鞭笋。鸚鵡洲前人未知。走送

煩君助湯餅。貓頭突兀想穿籬。

又按。贊寧竹譜云。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竹豚。

蔬之屬。又有狸豆。本草崔豹古今注狸豆一名狸沙。

藥之屬。有斑貓。本草。

又狗骨。一名貓兒刺。以其象形也。同上。

漢按。鳥之類。亦有稱斑貓者。山海經。北囂之山有鳥。名鷲鷓。一名斑貓。又莎雞。黑身赤頭似斑貓。亦見陸璣詩疏。

草之屬有名貓毛。出鎮平縣。

黃香鐵待詔鄉園詩。草薺拾貓毛。讀白華草堂詩集。

外夷有國。名合貓里。舶人語云。若要富。須尋貓里務。尤悔菴外國竹枝詞。網巾礁上蕩漁舟。亦有山田十斛收。要富須尋貓里務。貧兒何用執鞭求。龍威祕書。

漢按地名以貓稱者。呂宋國小島有名貓霧烟。此家香鐵待詔述。播州有猿人洞。名木貓。見元史郭昂傳。欽州入安南路。有貓兒港。見詞翰法程。桂林府北門外有貓兒門。見廣西通志。杭州城內有貓兒橋。見杭州府志。廣東大埔縣有貓兒渡。見潮州府志。（雁蕩山峯有名望天貓。袁子才詩云。仙鼠飛上天。此貓心不許。意欲往擒之。望天如作語）

永嘉陳寅東巡尹（杲）曰。凡以貓命名者。固不一而足。山則有貓兒嶺、貓兒巖、貓兒洞。水則貓兒港、貓兒瀆。此等小地名。隨在皆有。至於雜物。則貓兒燈、貓兒窗、貓兒褲之外。爲小兒戲耍者。乃有泥塑貓、木雕貓、紙糊貓。而姑蘇印畫店。有貓拖繡鞋圖。而磁器店。又有貓形溺瓶也。（臺灣諸羅有貓羅貓霧。二山見藍鹿洲東征集）

道士李勝之嘗畫捕蝶貓兒圖。以譏世。（陸放翁詩注）

漢按陸放翁詩。魚餐雖薄眞無媿。不向花間捕蝶忙。又按宣和畫譜載李謫

之華陰人。善畫貓。今御府所藏有戲貓、雛貓、及醉貓、小貓、薑貓等圖。凡十有八。此李藹之。或卽李勝之歟。而宣和譜又載何尊師以畫貓專門。嘗謂貓似虎。獨耳大眼黃不同。惜乎尊師不充之。以爲虎。止工於貓。殆寓此以游戲耶。又載滕昌祐有芙蓉貓兒圖。又王凝爲鸚鵡及獅貓等圖。不惟形象之似。亦冀取其富貴態度。蓋自是一格。宋人又有正午牡丹圖。不知誰畫。見埤雅。禹之鼎有摹元大長公主抱白貓圖。今藏吳小亭（秉權）家。小亭云。畫中公主長身。其貓純白如雪。惟眼赤色。近世所傳。又有貓蝶圖。蓋取耄耄之意。用以祝嘏耳。曾衍東有自題畫貓云。老夫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若有戒於言也。曾山東人。令湖北嘉慶間緣事流戍温州。工詩畫。自號七道士。又稱曾七如。

明李孔修。字子長。順德人。畫貓絕工。公卿以箋素求之。輒不可得。嘗負樵薪錢。畫一貓與之。樵者怏怏。中途人爭購之。已而樵者復以薪求畫。笑而不應。（廣

東通志

黃香鐵待詔云。何尊師善畫貓。所畫有寢者。有覺者。展膊者。戲聚者。皆造於妙。其毛色張舉。體態馴擾。尤可賞愛。

胡筼灣知齋云。考墨客揮犀。歐陽公嘗得二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枝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者也。

鄭荻疇（煨）云。昔有畫家高手。嘗畫一貓橫臥屋背上。形神逼肖。無不誇讚。一客見之云。佳則佳矣。惜猶有可貶處。以爲貓縱長不過尺餘。此貓橫臥瓦上。乃過六七行。是其病也。於是人服其精識。

張槐亭（集）云。古今來以貓命名。諒不乏人。然而羣書鮮有載者。若以狸命名者。左傳則有季狸。亦見羣輔錄。魏道武小字佛狸。見北史。

陶文伯云。丹朱姓狸。見闔若璣四書釋地。

丁仲文云。逸詩有狸首篇。見儀禮。古歌有狸首。見檀弓。至左傳有狸製。蓋黃狸皮也。周禮有狸步。以量侯道者也。又狸席。婕妤上皇后賀儀。有綠毛狸席。見飛燕外傳。此皆云狸而非云貓也。

陶潔甫（士廉）云。曲沃尉孫緬家奴稱野狸奴。見戴君宇廣異記。（浙江慈谿縣道光初年冤獄有民女名阿貓見刑部例案）

技術有名相聲者。作貓犬叫。其聲酷肖。若鸚鵡。秦吉了。及百靈。亦皆能作貓犬聲。偶聞卒莫之辨。（仁和姜愚泉片識）

漢按。相聲俗作像聲。卽所謂隔壁戲也。秦吉了。粵人呼爲遼哥哥。赤雅作鷓。清明日。甌人小兒及貓犬。皆戴以楊柳圈。此亦風俗之偏。（朱聯芝甌中紀俗詩注）

漢按。貓繫俗緣。故俗之牽率夫貓者甚多。如諺云。人幹事不乾淨者。稱爲貓

兒頭生活。見留青日札。作事不全。則譏爲三腳貓。張明善曲。三腳貓。渭水飛熊。見輟耕錄。家香鐵待詔云。吾鄉開標場賭標者。每四字作一句。其十二字分作三句者。名曰三腳貓。華潤庭云。吳俗呼乞養子爲野貓。謂人矯詐爲賴。貓習拳勇者爲三腳貓。

又按。偷食貓兒改不得。見雜纂二續。那箇貓兒不喫腥。見元曲選。依樣畫貓兒。寒貓不捉鼠。並見五燈會元。貓頭公事。貓口裏挖食。貓哭老鼠假慈悲。俱見談概。及莊岳委談。（俗傳笑話。謂一日老鼠見貓頸懸念珠。羣以是已歸佛。必然慈悲。吾輩可以無恐。然而未可深信。先令小鼠過之。貓伏不動。次令中鼠過之。亦不動。大鼠信其無他。最後過之。貓忽突起。擒而斃之。羣鼠於是抱頭竄去。曰。此假慈悲。此假慈悲。）

又如通俗編所載。猪來貧。狗來富。貓來開質庫。又狗來富。貓來貴。猪來主災。晦。至朝餒貓。夜餒狗。此又見於月令廣義。世俗又以捕役與偷兒混處。稱爲

貓鼠同眠。此四字見唐書浙諺。又有貓哥狗弟之謂。以貓常斥狗。而狗多辟易避去。故韻本有兄貓之文。此亦傳會之說。至於貓兒念佛。貓兒牽礮。此則因其野聲而云然。甌俗又以詭索財物者。稱爲貓兒頭。以小器稱爲貓兒相。若少年勇往。則云新出貓兒強如虎。夫諺雖鄙俚。皆有義理。故古今傳誦不替。若紅樓夢所稱鑽熱炕的爇毛。小凍貓子。此則滿洲人之口腔也。

漢又按。貓不列於六畜。而貓犬連稱。殆亦不少。如狗來富。貓來貴。朝餒貓。夜餒狗。以及貓哥狗弟之外。卽甌俗清明貓犬戴柳圈。皆屬連類所及。又俗諺六月六。貓狗浴。家香鐵消夏詩。家家貓狗浴從窺。又無名氏碩鼠傳云。今是獲不犬不貓。又數九歌。六九五十四。貓狗尋陰地。至於五代盧延讓應舉詩。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見賞主司。遂獲登第。人謂得貓犬之力。此則尤其顯焉者也。

華潤庭云。貓雖不列於六畜。然性馴良者。能解人意。所以得人愛護者。亦物

性有以致之耳。

余好食魚。客有譏之云。聞君紀載貓典。可知馮驩爲貓之後身乎。問何以見之。曰。於其彈鋏見之。余曰。然。余固馮驩之後身也。其知焉否。相與啞然。 (自記)

●故事

人物相因緣。則事端生焉。歷劫不磨。遂成掌故。貓之繫於人事亦多矣。語云。前事不忘。君子取鑑於古。異聞足錄。學者結繩於今。吾故用是孜孜焉。輯故事。

孔子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嚮也。夫子之音。清澈以和。今也更爲幽沈之聲。何感至斯乎。入而問焉。孔子曰。然。嚮見貓方捕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 (孔叢子)

連山張大夫擲。好養貓。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

延頸盤接而入。常以綠紗爲帷。聚貓於內以爲戲。或謂搏是貓精。南都新書。武后有貓。使習與鸚鵡並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饑。搏鸚鵡食之。后大慙。唐書。

武后殺王皇后及蕭良娣。蕭詈曰。願武爲鼠。我爲貓。生生世世扼其喉。后乃詔六宮毋畜貓。舊唐書。

貓。別名天子妃。見鶴林玉露。蓋蕭妃被殺。臨死。有我願爲貓。武爲鼠之語。故有是稱。梁紹壬秋雨盒筆記。

盧樞爲建州刺史。嘗望月中庭。見七八白衣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須臾。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歸家。有貓名白老。於堂西階地下。獲鼠七八頭。稽神錄。

元和初。上都惡少李和子。常攘狗及貓食之。一日。遇紫衣吏二人。追之。謂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邀入旗亭。以酒酬鬼。求爲方便。二鬼曰。君辦錢

四十萬爲假三年命。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焚之。見二鬼挈其錢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問三日也。（段成式支諾臯）

薛季昶夢貓伏臥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貓者爪牙也。伏門限者。閩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果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朝野僉載）

貞元時。范陽盧頊家錢塘。有一婦人。不知何來。直詣其婢小金所。自言姓朱。時來去。一日天寒。小金爇火。婦人至。怒踏其火。卽滅。並以手批小金。後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尖嘴捲尾。紋斑如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兒。復批之。云是野狸。（唐張泌戶媚傳）

裴寬子譔。好詼諧。爲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卽是兒貓。若不是兒貓。卽不是兒貓。譔大笑。判云。兒貓不識主。傍我捉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譔。遂納其貓。兩家皆哂之。（開元傳信記）

稽神錄。建康有賣醋人某。畜一貓。甚俊健。辛亥歲六月。貓死。不忍棄。置之座側。

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棄秦淮河。既入水。貓活。某自下水救之。遂溺死。而貓登岸。走金烏鋪。吏獲之。縛置鋪中。出白官司。將以其貓爲證。既還。則已斷其索。齧壁而去矣。竟不復見。(太平廣記)

聞奇錄。進士歸系。暑月。與一小孩兒於廳中寢。忽有一大貓叫。恐驚孩子。使僕以枕擊之。貓偶中枕而斃。孩子應時作貓聲。數日而殞。(太平廣記)

平陵城中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土人往往見之。(酉陽雜俎)

龍朔元年。涪城鼠貓同處。鼠象竊盜。貓職捕齧。反與同處。廢職容奸。(新唐書五行志一本作濬州)

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趙貴家。得貓鼠同乳。不相害。籠而獻之。宰相常袞率羣臣賀。崔祐甫曰。可弔不可賀。因獻貓鼠議。(唐書代宗紀)

漢按。崔祐甫貓鼠議曰。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性。

乎。何異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捍敵。以若稱慶。殆所未詳。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墩。毋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聞奇錄。李昭嘏當應進士試之先。主司晝寢。見一卷在枕前。乃昭嘏名。令送還架上。復寢。有一大鼠啣嘏卷送枕前。如此再三。來春嘏遂獲及第。因詢之。乃知其家三世不養貓。蓋鼠報也。（太平廣記）

寶應中有李氏子。家於洛陽。其世以不殺。故家未嘗畜貓。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旣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人驚異。告於李氏。親友乃空其堂。縱觀之。人去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旣摧。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尙能識恩。而知報如此。而况人乎。（宣室志）

永州有人。以生年值子。鼠爲子神。因愛鼠不畜貓。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室無完器。橈無完衣。（柳宗元文集）

李義府柔而害物人稱李貓（唐書）

華潤庭云李貓韻府作人貓

李迥秀所居犬乳隣貓中宗以爲孝感旌其門（白孔六帖）

余在輦轂見揭小榜曰虞大博宅失一貓色白名雪姑（清異錄）

江南李後主子岐王其六歲戲佛前有大琉璃瓶爲貓所觸剗然墜地因驚得病而死詔徐鉉爲誌其弟錯謂鉉曰此文雖不必引貓事但故實頗記否鉉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憶明旦又言夜來復得數事

（邵思野說）

居士李巍求道雪竇山中畦蔬自供有問巍曰日進何味答曰鍊鶴一羹醉貓

三瓶（清異錄）

郭忠恕逢人無貴賤但口稱貓（蘇東坡郭忠恕畫贊）

漢按陸游詩偶爾作官羞問馬頹然對客但稱貓汪鈍翁詩呼我不妨頻應

馬逢人何敢遽稱貓。見葛翼甫夢航雜說。（放翁又有彩貓餠上菊初黃之句。時亦呼貓如恕。見今宋芷灣詩。）

王笠舫衍梅詩。藤墩叉手懶稱貓。見綠雪堂詩集。

龔冕伸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衆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治之。有一貓臥爐側。家人指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驚。數日。二人捷音並至。（續墨客揮犀）

蘇東坡奏疏云。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余謂不捕鼠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雞乎。（鶴林玉露）

慶元中。鄱陽民家。有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文獻通考）
秦檜小女。名童夫人。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命臨安府訪求。凡獅貓悉捕至。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後嬖人祈懇。乃已。（老學菴筆記）

漢按西湖志餘作秦檜女孫封崇國夫人其亡去獅貓後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貓賂懇乃已。

宋有盧仙姑者指貓而問蔡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蓋諷京（淵鑿類函）

萬壽寺有彬師者善謔嘗對客貓居其旁彬曰雞有五德此貓亦有之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雖密能竊食之智也冬必入竈信也客爲絕倒（揮塵新談）按蔡元放批列國志引用此節以宋襄公之仁義全類斯貓

道州狗子無佛性也勝貓兒十萬倍（指月錄）

佛法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貓捕鼠貓捕鼠睜開兩眼四脚撐撐只要拏得鼠到口始得縱有雞犬在旁俱不暇顧參禪亦復如是若纔有別念非但鼠不能得兼走却貓兒（禪宗直指石氏傳家寶）

宋紹興中全椒寺僧養貓犬各一甚靈僕遇劫盜被殺犬能隨嗥咬衣卒使盜

獲伏法。寺僧死。貓爲守屍數日。不爲鼠壞。（續太平廣記）

大德十年。杭州路陳言有等。結交官府。遇公事。無問大小。悉投奔囑託關節。俗號貓兒頭。（元典章）

景泰初。西番貢一貓。道經陝西莊浪驛。或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請試之。乃以鐵籠罩貓。納於空室。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死籠外。云此貓所在。雖數里之外。鼠皆來伏死。蓋貓中之王也。（續已編並見華彙考）

漢按。葉觀海蠡譚未刻。編乾隆五十八年。琉球國進貢。有篆黃貓一頭。云貓之所在。三十里外無鼠。據此。則視景泰貓王。其神異處。奚啻倍蓰。張孟仙云。溫郡顏姓有貓。神於祛鼠。凡鼠在屋上。貓一呼聲。則鼠輒落地。其家甚寶之。人乞不與。後竟被竊失去。

姚百徵云。近潘少城明府。由鎮平携至普甯一貓。所謂烏雲蓋雪者也。鼠行梁間。能於平地騰攫而得之。亦貓之矯捷罕睹者。

湘潭張博齋云。戚家畜一貓。數年不見。其捕一鼠。而鼠耗亦絕。一日修葺住房。其貓所常伏臥之地板下。死鼠數百。然後知此貓之善於降鼠。是卽華潤庭所云貓之捕鼠。能聚鼠爲上也。

前朝大內貓狗。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貓爲老爺。（宋牧仲筠廊偶筆）明萬曆時。御前最重貓。其爲上所憐愛。及后妃各宮所畜者。加至管事職銜。且其稱謂更奇。牝者曰某丫頭。牡者曰某小厮。若已騙者。則呼爲某老爹。至進而有名封。直謂之某管事。但隨內官數內。同領賞賜。此不過左貂輩。緣以谿壑。然得無似高齊之郡君儀同耶。又貓性喜跳。宮中聖胤初誕。未長成者。間遇其相遘而爭。相誘而嚙。往往驚搖成疾。其乳母又不欲明言。多至不育。此皆內臣親道之者。似亦不妄。又嘗見內臣家所畜騙貓。其高大者。逾於尋常家犬。而犬又貴小種。其最小者。如波斯金線之屬。反小於貓數倍。每包裹置袖中。呼之卽自出。能如人意。聲甚雄。般般如豹。（野獲編）

黃香鐵待詔云。明熹宗好貓。貓兒房所飼。十五成羣。牡者人稱某小廝。牝者稱丫頭。或加職銜。稱某老爺。比中官例關賞。見陳棕天啓宮詞注。其詩云。紅鬮無塵白晝長。丫頭日日侍君王。丫頭卽指此。

昔檀默齋嘗謂袁淑册封驢爲廬山公。豕爲大蘭王。此二畜蠢穢不堪。何克當此。若貓犬有功於世。反無名號。殊爲闕典。因戲封貓爲清耗尉。犬爲宵警尉。甚有韻致。此張訊渡先生述於余者。（王朝清雨窗雜錄）

漢按。貓犬之封。予嘗述之於王蔭齋明府。以爲貓可稱都尉。然猶不足以盡其長。因加以書城防禦使。兼尙衣監太倉中郎將。世襲萬戶侯。罔替。尤爲允當。於是屬漢代擬誥文韻人韻事。不可不記也。王蔭齋名曾樾。直隸名孝廉。道光丁未。權江西長寧縣篆時。漢在其幕中。公餘閑話。戲談及此。明年蔭齋奉諱北旋。予亦南還。今有貓苑之編。搜篋中。則代擬之誥稿尙存。附錄於此。用以博粲。承恩閭閻。誰爲出類之材。除害閭閻。本重非常之績。蓋剛亦不吐。

厲而能溫。既夕惕之弗忘。自日升之允叶。咨爾貓公。系分麟族。獨擅雄姿。技
奏駒場。久推靈捷。聰耳目而無有或爽。明幹可嘉。棄皮毛而不食其餘。廉隅
亦飭。矧夫陋彼倚門狂吠。備言獬犬之當烹。憎其奪路橫傷。極謂貪狼之可
殺。用是賢聲益著。可期耗類永清。是故爪牙委任。虎威早樹於王家。搏擊宣
勞。鼠竊全消於民戶。功而不伐。賞則宜優。可特封爲清耗都尉。書城防禦使。
兼尙衣監。太倉中郎將。世襲萬戶侯。罔替於戲。高而不危。飛騰常超彼梁棟。
守而弗失。出入肯越乎籬籬。卓著貞恆。悉捐逸豫。書城永固。可長邀一字之
褒。衣庫無傷。豈枉有三褫之辱。況已社清憑崇。不待議稟。倉足腐紅。奚虞肆
劫。考績更書。夫駕化策勳。靡忝於麟稱。允宜眠錫重。飭食增鮮膾。誕敷賁命。
勉爾初心。毋蹈屯膏膺茲異數。

臨安北內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貓兒。都城並無此
種。莫令外人聞見。或被竊去。絕吾命矣。我老無子。此與吾子無異也。日日申言。

不已。鄉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覓一見不可得。一日忽拽索出。到門。妻急抱回。其貓乾紅色。尾足毛髮盡然。見者無不駭異。孫三歸。責妻漫藏。箠詈交至。已而浸淫於內侍之耳。卽遣人啖以厚值。孫峻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回。僅許一見。既見。益不忍釋。竟以錢三百千取去。孫流淚。復箠其妻。盡日嗟悵。內侍得貓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漸淡。及半月全成白貓。走訪孫氏。已徙居矣。蓋用染馬纓法。積日爲僞。前之告戒箠怒。悉姦計也。（智囊補）

宏治元年。潮陽縣舉人蕭瓚家。牝犬乳貓。夜則同宿。一如其子。時瓚兄弟七人友愛。故有此徵。人以爲和氣所感。（潮州府志）

萬歷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爲害甚劇。遍求佳貓。輒被噉食。適異國貢獅貓。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闔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鼠咸謂貓怯。旣而鼠跳躑漸遲。躑地少休。貓卽疾下。爪掬頂毛。口齧首領。輾轉爭持間。貓聲鳴鳴。鼠聲啾啾。

啓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聊齋誌異）

鹽城令張雲。在任養一貓。甚喜。及行取御史。帶之同行。至一察院。素多鬼魅。人不敢入。雲必進宿。夜二鼓。有白衣人向張求宿。被貓一口咬死。視之。乃一白鼠。怪遂絕。（堅瓠集）

陸墓一民。負官租。空室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於閭門。徽鋪。徽客頗愛玩之。已年餘。民過其地。人叢雜中。貓忽躍入其懷。爲鋪中見。奪之而去。貓輒悲鳴。顧視不已。民夜臥舟中。聞板上有聲。視之。貓也。口銜一綾。內有銀五兩。餘。民貧。甚得銀大喜。明晨。見有賣魚者。買魚飼之。飼不已。貓遂傷腸死。民哀而埋之。（堅瓠集）

陳笙陔云。杭州城內金某。素貧。其家所養貓。一日。忽啣龍鳳釵一對來。明珠滿綴。價值千餘緡。以作本買遷。家道日盛。十餘年間。竟成巨富。其老母愛惜

此貓無殊珍寶。另建一樓及牀帳居之。凡有攜貓求售。必如值收買。積數百頭。餵養婢僕。亦數人。貓有死者。皆塚而瘞之。至今不衰。此乾隆年間事。杭人蓋無不知之者。

嘉慶乙卯。台州太平縣船戶丁姓。泊舟沙頭。因貓失水。下沙救之。腳踏一物。檢之則一小木匣。有銀百餘兩。而貓竟淹斃焉。(漢自記)

漢按。貓獻金寶。使主人發家。雖貓之義。亦由主人有德以應之。但陸墓之貓。享報未久。輒以傷食而亡。以視金姓貓。福祿相去何如。然而兩家之報德酬庸。可謂不遺餘力。若船戶之貓。真不幸矣。

畢怡安小姨子愛貓。一日。席上行酒。令傳花。以貓叫聲飲酒爲度。每巡至怡安。貓必叫。怡安不勝酒釀。疑甚。察之。則知小姨子故戲弄之。凡花傳至怡安。輒暗掐貓一指。使叫云。(聊齋誌異)

金陵閩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逋責。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示訣。夫妻對泣。

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貓。哀鳴躑躅。其肴在案。不顧也。數日。不食死。（奕賢編）

有李侍郎。從苗疆。攜一苗婆歸。年久老病。常伏臥。嘗養一貓。酷愛之。眠食必共。其時里中。傳有夜星子之怪。迷惑小兒。得驚癩之疾。遠近惶惶。一日。有巫姑云。能治之。乃製桃弓柳箭。繫以長絲。伺夜星子乘騎過。輒射焉。絲隨箭去。遣人跡之。正落某侍郎家。忽婢子報。老苗婆背上中箭。視之。已懵然。而所畜之貓。尚伏跨下。然後知老苗婆挾術爲祟。而常以貓爲坐騎也。（夜譚隨錄）

江甯王御史父某。有老妾。年七十餘。畜十三貓。愛如兒子。各有乳名。呼之卽至。乾隆己酉。老奶奶亡。十三貓繞棺哀鳴。餵以魚殮。流淚不食。餓三日。竟同死。（子不語）

沂州多虎。陝人焦奇。寓於沂。素神勇。入山遇虎。輒手格斃之。有飲其勇。設筵款之。焦乃述其生平縛虎狀。意氣自豪。倏一貓登筵攫食。主人曰。鄰家孽畜。可厭。

乃爾。無何。貓又來。焦奮拳擊之。肴核盡傾碎。而貓已躍伏窗隅。焦怒逐擊之。窗樞亦裂。貓一躍登屋角。目眈眈視焦。焦愈怒。張臂作撻縛狀。而貓嗥然一聲。過鄰牆而去。主人撫掌笑。焦大慚而退。夫能縛虎而不能縛貓。豈真大敵勇。小敵怯哉。（諧鐸）

一家有巨鼠爲害。諸貓皆爲所斃。後西賈持一貓至。索五十金。包可除鼠。因置倉中。鼠至。貓匿身於穀。僅露其首。鼠過其前。初若不見者。俟鼠稍倦。乃突出銜之。互相持。日許。鼠竟斃焉。貓亦力盡而死。稱鼠重三十觔。（新齊諧）

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投貓於內。而灌以沸湯。貓爲灰氣所蝕。毛盡脫。不煩擗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白瑩如玉。云味勝雞雛十倍也。日日張網設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呦呦作貓聲。越十餘日乃死。（閱微草堂筆記）

天門蔣丹林都憲京寓有子母貓。依依儿席前。每日必俟母貓先食畢而後食。

家信中因偶及之。時都憲爲奉天府丞。其母尙在。都憲常殷慕念。人以爲孝感所致。都憲乃感嘆。作貓侍母食歌二章。一時瀋陽同寅皆詠其事。（蔣笙陔殿撰父丹林自記年譜註）

鄒泰和學士有愛貓之癖。每宴客。召貓與孫側坐。賜孫肉一片。必賜貓一片。督學河南。按臨商邱。失一貓。嚴檄督縣捕尋。令苦其煩。則以印文覆之。有云。遣役挨民戶搜查。憲貓無獲。（隨園詩話）

漢按古今名賢有貓癖者多矣。若昔之張大夫。今之鄒學士之好貓。則尤酷爾。近年玉環廳某司馬。有八貓。皆純白色。號八白。常用紫竹稀眼櫃籠之。分四層。每層居二貓。行動不分遠近。必攜以從。此亦可謂酷於好矣。

劉少塗云。姚伯昂副憲元之。養一黑貓。形相如虎。甚愛之。且親爲繪於軸。余於公京邸中見之。覺神氣如生。副憲固精於繪事也。

陶文伯云。畫家有九九消寒圖。豹影紀談載。石湖居士戲用鄉語云。八九七

十二。貓兒尋陰地。

又云。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貓。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也。見七修彙稿。

又云。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見七修類稿。此卽今之所謂帶肚者也。

劉月農巡尹云。山東臨清州產貓。形色豐美可珍。惟耽慵逸。不能捕鼠。故彼中人以男子虛有其表而無才能者。呼之爲臨清貓。

合肥龔芝麓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饗。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悒累日。至於輟膳。宗伯特以沉香斲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鈕玉樵觚賸)

江西崇仁縣沈公側室。嘗養貓數十隻。各色咸備。繫以小鈴。羣貓聚戲。則現現有聲。每日有貓料一分開銷。沈公嘉慶拔貢名棠。

劉庾卿先生（華臬）云。俞青士之母好貓。常畜百餘隻。雇一老嫗。專事餵養。閨房之內。枕邊几上。鏡臺衣桁之間。無處非貓也。青士暨其尊公之幕囊。每歲爲貓料所銷。誠不少也。

吳雲帆太守云。高太夫人係穎樓先生正室。小樓觀察之母也。爲浙中閨秀。頗好貓。嘗搜貓典。著有銜蟬小錄。行於世。（夫人名孫蕙。字秀芬。會稽孫姓。著有貽硯齋詩集）

漢按。貓之貽愛於閨閣者。有如此。以視前篇所載李中丞、孫閩督、兩閨媛之所好。尤爲奇僻。然終不若高太夫人之好。且爲著書以傳。斯眞清雅。惜此銜蟬小錄。一時覓購弗獲。無從採厥緒餘。光我陋簡。（孫子然云。夫人有詠貓句云。一生惟惡鼠。每飯不忘魚。子然名仲安。夫人族弟）

● 品藻

蠢動雜生之中。有一物能得名賢嘆賞。詞人題詠。則其爲生也榮矣。然非有

德性異能。豈易致哉。古今來品題文藻。旁及於貓者匪少。蓋貓固有德性異能也。有修獲此。烏得不爲貓榮。輯品藻。

詩經。有貓有虎。

莊子。獨不見夫貓性乎。卑身而伏。以俟邀者。（原注邀邀遊也）東西跳梁。不避高下。（淵鑿類函）

又騏驥驪。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

尹文子。使牛捕鼠。不如狸狔之捷。

史記東方朔傳。騏驎駮。飛兔驪駟。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不如跛貓。

淮南子。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八紘譯史。高昌國不朝貢。唐使人責之。國王曰。鷹飛於天。雉竄於蒿。貓游於室。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哉。

漢按此與朝野僉載所云縛虎與貓終無脫日其境界舒結不同迥然矣。說苑使騏驎捕鼠不如百錢之狸。

唐崔日用臺中詞曰臺中鼠子直須誥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鬻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却貓兒相報賞。

漢按詩序崔爲御史中丞賜紫未得佩魚嘗因宴撰詞云云中宗卽以金魚賜焉黃香鐵待詔云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有餓貓臨鼠穴饑犬舐魚砧句爲成中令洎見賞又有粟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爲王先王建所賞嘗謂人曰生平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

漢按唐人詠貓詩甚少胡知麟笛灣云路德延小兒詩貓子綵絲牽又元稹江邊詩停潦魚招獺空倉鼠敵貓此又盧延讓貓詩之嚆矢也。

黃山谷謝周元之送貓詩養得貓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簞未免魚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

漢按陸放翁云先君嘗讀山谷貓詩而嘆其妙。

羅大經貓詩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謂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無盡貓詩白玉狻猊藉錦茵。寫經河上淨明軒。吾方大謬求前定。爾亦何知不少暄。出沒任從倉內鼠。鑽窺甯似檻中猿。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爲冬裘共足温。

林希逸戲號騏驎貓詩道汝含蟬實負名。甘眠晝夜寂無聲。不曾捕鼠只看鼠。莫是麒麟誤託生。

金國李純甫貓飲酒詩。枯腸痛飲如犀首。奇骨當封似虎頭。嘗笑廟謨空食肉。何如天隱且糟邱。書生幸免翻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臥護。也應消得醉鄉侯。

委巷叢談。古人詠貓絕句甚多。而用意各別。黃山谷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

死。窺甕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脚蟬。喻小人得志。冀用君子之意。劉子亨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黃昏鼠輩忙。語涉訕刺。劉潛夫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齧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陸務觀云。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氈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惟劉伯溫云。碧眼烏圓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春風蕩漾吹花影。一任人間鼠化鴛。真豁達含宏。法禁不施。而奸宄自化。信乎王佐才也。（全浙詩話）

林逋貓詩。纖鈎時得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慚戶素在吾廬。

漢按全浙詩話。引屠隆珂雪齋外集。以此詩爲史彌遠題黃荃畫幀。其畫則山丹下臥一貓也。予初錄而讀之。輒覺口吻不類。蓋史權相也。何有鼠嫌貧

不到之語。屬之和靖。則精神逼肖。且史亦才士。何用盜詩。以見古今題畫之作。多不足恃。而鉛槧家誠不可以不考也。

蔡天啓乞貓詩。廚廩空虛鼠亦飢。終宵齧齧近燈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衙蟬與護持。

王良臣題畫貓云。三生白老與烏圓。又現吳生小筆前。乞與王家禳鼠禍。莫教虛費買魚錢。

柳貫題睡貓圖云。花陰閑臥小於菟。堂上氍毹錦繡鋪。放下珠簾春不管。隔籠鸚鵡喚狸奴。

元好問題醉貓圖云。窟邊癡坐費工夫。倒輓橫眠却自如。料得先師曾細看。牡丹花下日斜初。又飲罷雞蘇藥有餘。花陰真是小華胥。但教殺鼠如山了。四脚撩天却任渠。

張思廉作縛虎行。白門弔呂布詩。摔虎腦。截虎爪。眼視虎。如貓小。（瞿佑歸田

詩話

李璜以二貓送友人詩錄一。銜蟬毛色白勝酥。搗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從今休嘆食無魚。

文徵明乞貓詩。珍重從君乞小狸。女郎先已辦氈氍。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書。遣聘且將鹽裹筍。策勳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蠶眠二月餘。(詠物詩選)

張劭嬾貓詩。參養空勤費夜呼。性慵奈像主人何。鬚燃爨穴防寒早。目送跳梁戒殺多。食少魚腥春悶悶。眠殘花影雪皤皤。長卿四壁雖如水。誰管偷詩物似梭。(同上)

按隨園詩話。武陵女士王樺影嬾貓詩云。山齋空參小狸奴。性懶應慚守敝廬。深夜持齋聲寂寂。寒天媚寵睡蘧蘧。花陰滿地閑追蝶。溪水當門食有魚。賴是鼠嫌貧不至。不然誰護五車書。

姚之騶詠貓五言排律云。舊讀迎貓禮。無教忽百錢。似人愁白老。重爾號烏圓。靈豈蕭妃化。名嗤義府傳。戲羣藏綠帳。分列坐青氈。張目俄如線。垂頭恐裂鞭。害苗旌見食。互乳見能賢。修職辭仁者。爲威故赫然。狸奴方欲戰。鼠輩敢同眠。竺國元依佛。天壇已喚仙。花陰無飽臥。寄語聘銜蟬。

袁子才謝尹望山相國贈白貓詩。狸奴真箇賜貧官。惹得羣姬置膝看。鼠避早知來處貴。魚香頗覺進門歡。果然絳帳溫存久。不比幽蘭付侍難。（公先賜蘭已萎）寄語相公休念舊。年年書札報平安。

王笠舫衍梅貓鬼詩云。隋文下詔搜蠱毒。獨孤陀誅母高族。助鬼爲虐徐阿尼。如養烏鬼家祭之。修仙不隨燕真去。成精却伴張搏嬉。又貓鬼圖詩。紙灰團作蝴蝶戲。藥汁舐作魚腥吞。

漢按。笠舫山陰人。道光年以進士令廣西。有綠雪堂集。端木鶴田（國瑚）詩云。玉面狸兒妖似姝。（太鶴山房集）

朱聯芝貓贊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王之爪牙。有貓有虎。

漢按。朱烽字煉之。溫之永嘉縣人。本名聯芝。有學有行。浮沉鄉里而終。著有甌中紀俗詩。道光辛卯年卒。蓋眇一目而能視者也。

朱聯芝甌中清明紀俗詩。女貓男犬賤稱名。雜養貪教易長成。圈頸一般新柳線。今朝佳節正清明。(注見上)

裘子鶴參軍云。古今詠貓詩頗多。貓之畏寒貪睡。尤爲詩人作口實。如張無盡之更爲冬裘共足。溫之高眠日永長相對。劉仲尹之天氣稍寒吾不出。氈氍分坐與狸奴。林逋之飽臥花陰興有餘。柳道傳之花陰閑臥小於菟。與前明高啓之花陰猶臥日初高。國朝女史袁宜之之亂書常被懶貓眠等句。確爲狸奴寫照。若盧延讓之饑貓臨鼠穴。則寫其神情也。蘇玉局之亡貓鼠益豐。則寫其功用也。魯星村之貓捧落花戲。則寫其韻致也。至於劉克莊之詠貓捕燕云。文彩如彪胆智飛。畫堂巧伺燕兒微。是又有感而云然耶。

陶潔甫云。楊光昌句云。桃花林裏飛雲母。柳樹陰中睡雪姑。是亦睡貓之一證。光昌國朝湖南人。著有插花窗集。

余蓋卿云。吾鄉史半樓有貓。起被餘溫之句。時人呼爲史貓。史謂李林甫以柔害物。故不理人口。今若此。毋乃不雅馴乎。余解之曰。崔鴛鴦鄭鷓鴣尙矣。然不又有梅河豚乎。河豚猶可。奚有於貓。史乃悅。

余舊有詠貓一絕。或謂此爲懷才之士。不能棄暗投明。設說其知余哉。詩云。驅除鼠耗平生志。何必爭言象養恩。大用不能成虎變。空撐牙爪向黃昏。（漢自記）

漢按。近日相傳一儒士詠貓句云。好魚性與大賢同。是則硬拉貓入道學矣。良堪捧腹。

何夢瑤貓詞。調寄南浦金。鎖倦桃笙。向闌干。起聽秋蟲宵語。揚子可曾過。空誇說。蕭寺錦衾吟。苦蠶眠二月。裹鹽曾記新迎汝。孤負銜蟬名字好。只解朶頤鸚。

鷓。分明檀箇麒麟。問今日何多。逢人呼汝。莫更觸璃屏。西來久。往事不堪重數。憑誰好手。繪來雙線花陰午。休道金睛消不得。可也。鬪如虓虎。

吳石華調寄雪獅兒詠貓有序。錢葆汾有雪獅兒詠貓詞。竹垞樊榭穀人並和之。引徵故實。各不相襲。後有作者。難爲繼矣。余則全用白描。亦擊虛之一法也。歟。詞曰。江茗吳鹽。聘得狸奴嬌慵不勝。正牡丹花影。醉餘午倦。茶蘼架底。睡穩春晴。淺碧房櫳。褪紅時候。燕燕歸來。還誤驚。伸腰嬾。過水晶簾外。一兩三聲。休教劃損蒼苔。只繞在牆陰自在行。更圖晴閃閃。癡看蛺蝶。迴廊悄悄。戲撲蜻蜒。蹴果纔閒。無魚慣訴。宛轉裙邊過。一生新寒夜。伴薰籠斜倚。坐到天明。明胡侍罵貓文曰。家有白雄雞。畜之久矣。乃者棲於樹顛。而橫遭貓啗。乃呼貓俾前而罵之曰。咄。汝貓。汝無他職。職於捕鼠。以茲大蜡。古也。迎汝。不鼠之捕。曰。職不舉。而又司晨之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也。咄。汝貓。相鼠有類。實繁厥徒。或登承塵。或撼戶樞。或緣榻蕩几。或噏罇舐盃。或覆奩軋積。或醋圖

襦書。汝於是時。儻伺須臾。卽不踰房闥而汝之腹以飫。人之害以除矣。其或不然。則但據地長號。咆哮噫鳴。雖不鼠輩之克殄。而聲之所習。鮮不縮且遁矣。而寂不汝聞。而宵焉其徂。吾不意窺高乘虛。越垣歷廚。緣幹超枝。攀柯摧筍。而勞苦於一雞之圖。鼠爲人害。汝則保之。雞具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幸。雞也奚辜。雖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則鼠之害不益於今。而雞之禍吾知免夫。（淵鑒類函）

楊夔畜貓說。敬亭叟之家。毒於鼠暴。乃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怵逾得駿。飾茵以棲。給鱗以茹。撫育之如字。諸子其攫生捕飛。舉無不捷。鼠懼而殄影。

毛序始。貓彈鼠文。臣貓言。臣以賁皇之同姓。爲章惇之後身。蒙被私恩。獲居禁近。鼯睡臥榻之側。獨肯見容。高踞華屋之巔。初不爲怪。甚且引登席上。授置臺中。食必分肥。坐或加膝。搏擊斃能言之鳥。竟免詆訶。盤旋亂將覆之碁。輒承嘉

悅。凡諸異數。超越同儕。臣何敢辭。口舌之勞。致有負爪牙之任。故常效張湯之磔。不欲以義府之柔。務俾么麼之黨類盡除。方保公家之器物無損。豈彼自務五技。訖持兩端。嘖嘖者不厭煩。詆詆焉且惑聽。臣請暴其鬼蜮之狀。絕此侏儻之聲。謹按搜粟都尉兼掠剩使。龔封同穴。侯鼠子。本係小醜之尤。冒稱諸蟲之老。於辰支雖居首。在物類爲最微。賦形旣消沮。不颺稟性復狡獪。莫比光天化日之下。暫爾潛蹤。暗室屋漏之中。公然逞惡。營窟穴以藏匿。時爲兔脫之謀。畏首尾而伏行。更甚狗偷之態。漫云有體。誰謂無牙。速訟遂已穿墉。鑽隙何曾忘壁。甚至傷犧牛之角。不顧小郊。學城狐之奸。遽思憑社。糞污江蜜。實助黃門之譖言。齒嚙馬鞍。幸賴蒼舒之善解。尤可恥者。從乞兒以遊戲都市。巧取金錢。見士人而拱揖庭堦。故爲妖妄。或渡河而踐尾。奚堪侶江渚之魚蝦。至墜地而屠傷。詎能及淮南之雞犬。縱教幻化。誰復責爲其肝。相彼貪饕。何可時滿其腹。惡難悉數。罪不容誅。非斷以老吏之獄辭。曷殲夫若輩之族屬。是使食苗食黍。終

致嘆於魏風。而在廁在倉。恆興嗟於秦相也。伏惟籜斯甘口。燭其黠心。勅付臣貓。追捕如律。庶皇甫擊楊慶之首。譴責無逃。蕭妃扼武墨之喉。報施不爽。臣愚莽。干冒威嚴。仰候指揮。制曰。爾貓名雖不列地支。種實傳來天竺。念爾祖崇祀於八蜡。既與虎而同迎。乃嗣孫舊竄於三危。嘗以獅而爲號。惟茲鼠耗。叵耐鷗張。孰曰苗頑。正資鷗逐。而昨暫出。彼卽肆凶。窺囊翻床。任疾呼而不止。嚙書遺矢。欲安寢而無從。爾無忌器不投。定須聞聲卽捕。尙防抱頭而竄。勿容泣血以思。用假便宜。恪共常職。（堅瓠集）

松陵朱長孺（鶴齡）有貓說。借貪貓以喻墨吏。亦有激之言。說曰。余家多鼠患。藏書每被嚙蝕。隣家有貓。乞得之。形魁然大。爪牙甚銛。始至。羣鼠屏息穴中。私喜鼠患自此弭矣。迨月餘。患復作。終夜咋啞有聲。余怪而視之。則貓與鼠比同寢處。若倡和然。詞其故。貓性貪嗜飽魚腥。中廚所庋。見必竊食。鼠覺其然。凡貓之所嗜。鼠必預儲以遺之。貓啗而德之。遂一任所爲。鼠始以形之大也。畏貓。既

以所嗜嘗貓。終則狎貓。豢貓。利有貓。其出而爲患也。益無忌。余乃嘆曰。甚哉貪之毒也。使貓無所竊。鼠其敢嘗之耶。貓旣先鼠爲竊。其能禁鼠之羣竊耶。畜貓本以捕鼠。而今反以導鼠。且昵之爲一。是鼠魁也。曷若去鼠魁。而羣鼠之患。猶或少弭耶。乃命童子鎖其項。繫其足。數而搏之。沉之於交衢之溷。(同上)

黃之駿討貓檄曰。捕鼠將佛奴者。性成巽懦。貌託仁慈。學雪衣娘之誦經。冒尾君子之守矩。花陰晝懶。不管翻盆。竹簾宵慵。由他鑿壁。甚至呼朋引類。九子環魔母之宮。疊背登肩。六賊戲彌陀之座。而猶似老僧入定。不見不聞。傀儡登場。無聲無臭。優柔寡斷。姑息養奸。遂占滅鼻之凶。反中磨牙之毒。閻羅怕鬼。掃盡威風。大將怯兵。喪其紀律。自甘唾面。實爲縱惡之尤。誰生厲階。盡出沽名之輩。是用排楚人犬牙之陣。整蔡州騾子之軍。佐以牛箠。加之馬索。輕則同於執豕。重則等於鞭羊。懸諸狐首竿頭。留作前車之鑑。縛向麒麟楨上。且觀後效之圖。共奮虎威。勿教兔脫。

鐸曰。昔萬壽寺彬師。以見鼠不捕爲仁。羣謂其誑語。而不知實佛門法也。若儒
生一行作吏。以鋤惡扶良爲要。乃食君之祿。沽己之名。養邑之奸。爲名之害。如
佛奴者。佛門之所必宥。王法之所必誅者矣。（諧鐸）

義貓記云。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項朱。其尾黑。
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
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富家。亦
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鳩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鳩酒甫斟。貓卽傾之。
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
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
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
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
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

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鳩酒何其靈。呼救不得。殉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鳩毒。非貓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跳叫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徐岳見聞錄並見虞初新志說鈴)

張正宣貓賦云。貓之爲獸。有獨異焉。食必鮮魚。臥必暖氈。上竈突兮不之怪。登床席兮無或嫌。恆主人之是戀。更女子之見憐。彼有位者仁民。且豢養之兼。及在吾儕。爲愛物。豈嗜好之多偏。是故張大夫不辭貓精之貽號。而童夫人肯使獅貓之亡旃。(王朝清雨窗雜錄)

趙古農迎貓制鼠說。粵人有患鼠者。思以治之。而未得其術也。適客從外至。談及鼠患。客曰。是非貓不爲功。主人曰。顧安所得貓乎。子盍爲我穿柳聘之。客唯唯而退。明日果迎貓來。主人深喜。謝客。爰命家人貯紗帷內。席以毛毯。飯以溪

魚日省視之。惟恐逆其意者。噫。主人可謂厚遇此貓矣。然貓亦竊解人意。花陰飽臥。時作虎威。聲頻喊露。是夜羣鼠首兩端而不敢出也。主人舉家咸慰。以爲貓之爲功大矣。亡何有鼠之黠者。挑羣鼠而起。伺貓不及見處。唧唧作聲。久之。翻盆窺壁。鼯者碩者。咸集一室。有舞於門者。有拱立而拜揖者。更有交足於頸。跳擲者。甚則晝累累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熏之不可掘之不得。投之而忌乎器。貓怒欲齧之。或反爲鼠所齧。於是家人咸咎貓之無能。致見哂於五德。貓鬱鬱不樂。實亦不解鼠何以至此。且技之絀於鼠也。因鳩羣鼠切責之。復理諭之。并告以主人厚遇之意。而羣鼠無忌如故。由是貓更恚懣不已。曰。嗚呼。鼠之冥頑不靈。恃其五技。殆有甚於鄰鼠也。予烏能忍與之同眠乎。無寧使人謂我見幾而作。而謂我尸位而素餐可乎。未幾客復來。主人具告之。故客若有所失。謂主人曰。子知夫貓乎。系本西番。昔爲使臣上貢。道經莊浪驛。或試以鐵籠納空室中。詰朝起視。數十羣鼠竄伏籠外。凡所至。數里無敢咆哮者。茲

固若此哉。主人聞之。亦遂止家人之咎貓者。而貓復留。

說者曰。貓則良矣。如黠鼠何。世有食人之食。而不忠其事者。過無可辭。然食人之食。欲忠其事而未由者。咎誰任哉。仲尼曰。吾末如之何也已。貓於鼠。又何難焉。

漢按趙古農。番禺人。爲粵東老幕友也。此篇爲裘子鶴參軍抄送。其所措詞。大有寓意。故特錄之。

補遺

敬亭叟家。毒於鼠暴。穿緇穴。墉室無全宇。昨嚙筐。筐帑無完物。乃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汁逾得。駿飾以棲。給鱗以茹之。撫育之厚。如諸子然。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懾而殛。影暴腥露。羶縱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罔以育爲懷。一旦怠其繼。踰垣越宇。倏不知所逝。叟惋且惜。涉旬不弭。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獨狸然。人亦有旃。梁武於侯。

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正殫情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反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紹聖二年九月黃庭堅書。黃魯直蓄狸說。

漢按山谷茲帖固當首列。乃書成後。丁兩生始爲余言。因寓書周緩齋。躬從澄海張浦雲明府。邦泰處抄至。亟爲補入。惟中如緇汴弥凶殫諸字。可解不可解。若汴疑忤字。弥俗殫字。凶卽罔字。殫或謂殫字之訛。茲悉仍其原識以俟考。

大蘭王朱相者。頗好客。鹿馬猴狗俱在門下。而鼠爲多。一日有薦貓至。頗佳。然陰爲鼠所忌。貓初不知也。顧必思有以中傷之。以鹿馬持正不阿。知不可動。乃嗾猴狗讒之。貓無失德。猴狗不能爲害。王有子。長曰象。仲曰兔。兔者爲其形似而言。性頗佻健。鼠輩欲假兔以行其計。會王改封遷藩。乃遂以貓搏兔言於王。王初弗聽。無如鼠輩譖之力。王乃去貓。鹿馬聞之。嘆曰。貓非獅。何搏兔之有。輕聽而去賢。何王不察之甚。久之。王亦浸有所聞。頗自悔。然而羣鼠之計已行。相

與於窟穴中竊笑王愚矣。先是有善相者謂王形蠢惡。後必遭屠。未幾流寇亂起。王果遇難。羣鼠遂分其賞糧而散。（焚椒餘話）

漢按此節或謂指福藩而言。然無可考。但聽小人之讒。而逐賢士。甚至甘以穢名加之。親子而不恤。今日士大夫之如大蘭王者不少也。言之殊不值一噓。

含毛國在震旦之南。衣冠異而制度同。取士有丙科丁科。猶中國之有甲乙科也。有臧居子者。乳名麒麟貓。丙科出身。曾充掄材使。因事降爲郡將。一日奉命鹵州。勾當公事。咸謂其才望重。莫不思一瞻丰采。及旣戾止。當事大夫供張惟謹。論者謂臧居子茲來。必有經濟之談。必有文章之會。否則亦必有詩歌留題。爲斯邦大雅之資。居數月。乃寂然無所聞。未幾。聞有郵亭風月之狎。繼聞沉湎於酒色矣。而且於纏頭費甚吝。妓人薄之。復有使氣作踐之舉。於是譏誚起。而笑罵盈道路矣。論者復謂王朝所稱有才望者。大抵如斯耶。抑門祚官方之玷。

皆可不足恤耶。抑天地氣運就衰例生此敗類耶。議論甚不一。已而又皆寂然矣。似以若而人者。有不屑譏諂笑罵議論者也。然而時聞君子有太息聲。（宮朝睹麒麟貓說）

盧胡叟曰。爲麟使人瞻仰。爲貓使人取用。若麒麟貓者。適足令人齒冷。況又有穢行乎。所謂天地衰氣使然。例生敗類。似或不誣。烏得不爲太息。

漢按右二篇與山谷蓄狸說。皆是因小見大之文。又按富貴不淫。稱之大丈夫。若富貴而以致君澤民爲念。國爾忘家。非止富貴不淫而已。直可以聖賢稱之也。然有此作用。方可謂爲不負天地。不負君父。及不負所學。若而人者。豈不令薄海人民。瓣香千載也乎。

頃者得無名氏寶貓說。頗有機趣。亦因小見大之文。足以諷世。亟爲補入。俾廣見聞。其詞曰。

里有得貓於都會者。體偉而毛澤。頸繫鈴。尾拖綵。步武從容。見者感悅之。以

爲必善捕鼠也。故食鮮眠煖。優以待之。且呼之爲寶貓。詎養數月。鼠患依然。又數月則愈熾焉。始則以其慵於捕。徐察之。竟無能捕。其家舊有貓。不甚肥澤。捕鼠頗勤。呼爲樸子。逸去幾半載。主人於是復求而獲之。已而鼠患遂息。且見樸子漸與寶貓狎。一鳥一躍。若有所獻納。而寶貓絕不之顧。且時作威狀拒之。樸子旋退去。索然自處。主人因而私察寶貓。常高踞屋脊。非撲蝶則捕蟬。或雌雄相追逐。有餌以魚與肉。則伏而大嚼。既饜飫。卽酣睡焉。主人爲之喟然長歎。乃戲繫大鼠十數環。擲其臥窩。羣相撐拒啾唧。寶貓見之。大驚而逸。遂不知所之。桴浮子曰。無技能而享高厚。貪野食而耽惰淫。置主人事於不顧。有獻約而不知受。甚至見羣大鼠而驚逸。若斯寶貓。固不復知有羞恥事。然不審於衾影中。或稍有愧於心否。嗚呼。鼠患熾至於不可救。大抵皆寶貓誤之耳。吾願蓄貓者。宜樸子是求。家道受益非淺。其都會來者。雖體偉毛澤。繫鈴拖綵。豈皆爲可寶哉。旣誤。慎勿爲再誤也。

漢按三復斯篇。則觸景傷懷。不覺欲痛哭流涕。或曰才拙而志誠。於事或有補救之功。若樸子者。庶乎近焉。

相傳一巨貓。驕而怯。一日忽得死鼠於盎中。自鳴且躍。若自詡其能。忽有大鼠羣然過其前。則巨貓遂伏而不敢動。是亦寶貓之一流歟。（王仲弁識）

漢按。甌諺有云。瞎貓撞着死鼠。意外之遇。然有一世爲瞎貓。而不遇死鼠者。

茲巨貓猶爲多幸。呵呵。

黃薰仁孝廉云。昔有人饋先君洋貓一頭。重十餘觔。狀極雄偉。人咸羨爲駿物。始則鼠亦稍知斂迹。豈知此貓性貪而懶。日則竊飲瓶中酒。夜則醺醺然臥。鼠欺其無能。擾亂尤甚。衆皆惡棄之。呼爲怪畜。時余叔適得一貓三足者。其後一足僅有上腿。而無下爪。每呼食則跳躍難前。審其狀似斷不能捕鼠。但鼠聞其聲。莫不遠遁。較諸洋貓外強中乾。賢不肖爲何如。余以晉郤克。唐裴叔度。相傳皆跛一足。其建功立業。何嘗不赫烈耶。蓋人不可以貌相。余謂

獸亦然。(洋貓說)

漢按。近傳一官。惟耽麴蘖。不視事。人皆呼爲醉貓。或以爲詰。則曰。我尙廉。無
患也。殊不知權已旁落。下人竊弄威福。其害尤甚於自作孽也。自古故重廉
明。若昏而不明。雖廉何補。

貓苑卷下終

愛國小說

秋 水 芙蓉 蓉

二册 九角

是編係小說名家李伯通先生所著。全書分二十四回。凡十三四萬言。前後脈絡貫串。以芙蓉仙子爲歸宿。以頤和園一夢爲引線。其借題寫照處。如莊列之寓言。其化身說法處。如佛藏之禪那。其夾雜敘事處。如史家之紀載。筆致既極靈妙。趣味更極淵含。良爲近頃裨益社會之小說。而亟當各手一編者也。

是書內容演述輕薄子與家嚮妻之事實。自愚弄

家庭。以及流毒閨壻

凡十六回。其情節之怪

誕。現狀之離奇。異有

斷腸花

出人意外者。而文筆委

曲寫敘。復能以嬉笑怒

罵。爲濁世下鍼砭。誠

酒後茶餘之消遣佳品也

全書二册定價七角

彈詞小說

血淚碑

洋裝一册 定價二角

俠情小說

雌雄劍

洋裝一册 定價六角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出版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發行



編輯者

黃

漢

印刷者

上海六馬路東新
國光書局
橋北首吉慶坊

發行者

智文書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坊

本館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小荷記 異聞叢鈔 一册四角

是編專採三十餘年來之特別奇聞而所記情事無不翔實且各篇均係名人所撰文字雅潔趣味濃厚尤推爲記小說之佳品

別說小說 閨秀日記 一册五角

史傳詞話 西青筆記 一册四角

雜記小說 虞初近志 一册五角

哀情小說 蕙娘小傳 一册二角

靈隱琴 爲近代名流王善之秘稿書中評論張勳復辟之事言言記實語語刺心以章狐之直筆書之而借王克琴之利口出之雖爲罵時小說實亦復辟之信史至其結構措詞之妙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尤爲自有小說以來未有之特色凡欲知復辟之真相與張勳王克琴之關係者不可不讀此書一册三角